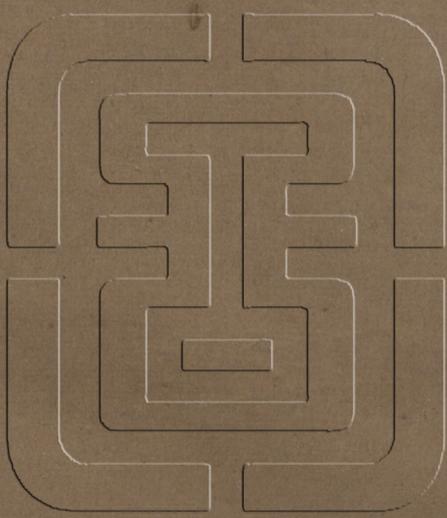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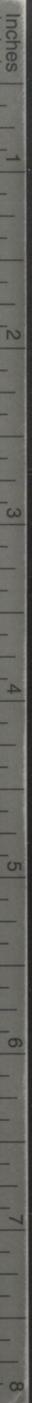


1994



唐
文
粹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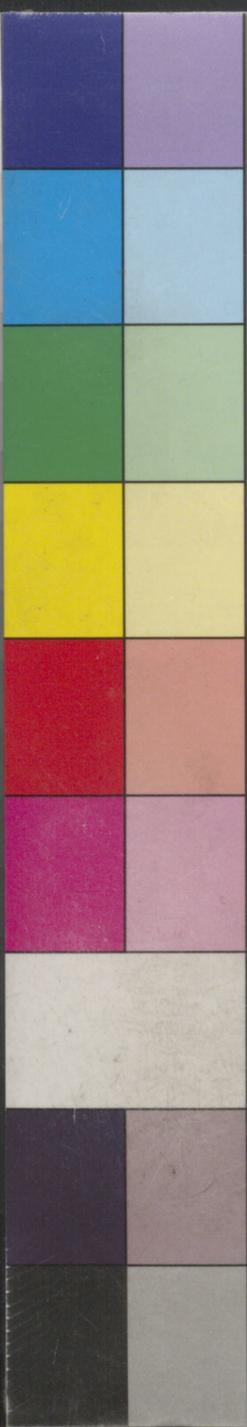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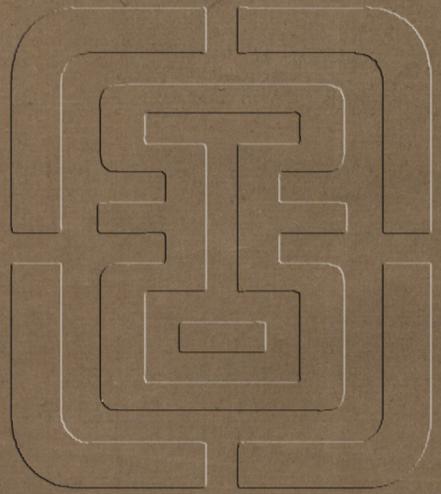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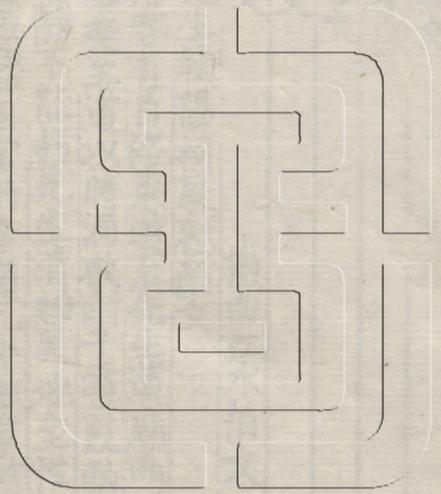
Centimet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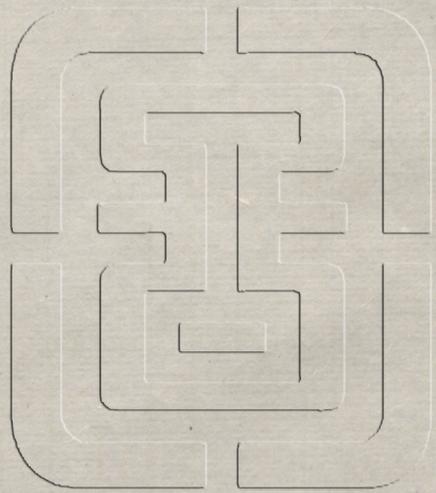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文集卷第三十二

文丙摠九首

吳興姚

鉉

纂

弔古

許由先生廟辭文

弔夷齊文

書師曠廟文

雷震

上天鼓文

軍政

祭壽縣文

畏塗

招北客文

祛厲

送窮文

責繳

責龜文

檄曲江水伯文

許先生潁陽祠庭獻辭文

柳識

壬辰歲夏四月客有自洛東遊至先生遺廟而潁水古風舊山巋然道懷古蹤慕美至道以時酒敬辭于靈既酌既拜獻乎言曰天清既能久地靜不能朽先生清靜天地全性出於胚渾入於鴻蒙雲遊鳥還蒼鬱和風當時帝道已半激章欲深大樸散於人未散於山林乃有巢父杳冥具同心堯齋公器退然見推遇聖相感不得不知耳雖濯於清流道終播於無為所謂者膏時蒸朽華自滋

先生含德唐堯發之頌陽之仁德日大天下之福利日卑且聖王
所重者名器至人所重者感通推以大名義同讓終廉能感俗道
自為功任應會之偶然生垂後之清風人登雲領多億箕穎猗歟
先生山水齊名茲焉遺廟萬古馨馨

平夷齋文

柳識

洪河之東兮首陽宮崇則聞孤竹二子昔也餒在其中借隱胡為
得仁而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竟兮來何依兮去何止撥澗磔之
毛薦精誠而已初先生鴻逸中州巖巖扶西山顧薇蕨之離離歌唐
虞之不還謂易暴兮文武謂墨緩兮胡顏一叱兮忘飢若有誦兮
于巖之關豈不以冠弊在於上履新處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
知三聖之純嘏讓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所恤者偏矣當
昔夷羊在牧殷網解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鯁兮鬼孽王奮異武
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清結於是三老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
截況乎旗錫黃鳥珪命赤鳥俾荷鉅橋之施俾申姜里之辜故能
山立兩集電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礪於武庫九驥伏轅於文

途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既而溥天周二率土周人于嗟先生
此將奚臻萬姓歸仰兮獨鬱乎方寸六合莽蕩兮終踟乎一身雖
忤時而過周終臣心而惻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
事各其志若旁通以阜厥躬應物以濟其利則焉有貞節之規各
親之事靈乎靈乎雖非與道而保生乃勛為臣之不一

書師曠廟文

袁皓

吟篁怨桐天其聲乎鏘石鏗金天其文乎擊華鳴絲天其暢乎匏
士之韻天其和平天有至音奇斯八物先生生斯音鬱鬱先生
既生斯音在律嗚呼先生之耳時可求也先生之心不可得也天
全樂乎先生之無神乎愚固狃而不可據先生之有神乎愚堅誠
而乞其圖先生之耳有神乎化為天下之耳先生之心有神乎化
為天下之心者可以舒於今然後家家知舜琴

上天鼓文

程浩

雷車闐闐六合喧吼驟風雨於南極簸箕雲於北斗遑俄選屐東
海以波蕩擺大山而瓜剖玉石至堅切如泥海松柏至勁粉為枯

朽鼉皮擊考而臆眩眩陽龍領能觸而鯨鯢奔走陶鑄造化之鑪
而鴻毛萬像幹運乾坤之柄而嬰孩羣有由是言則九鼎瑣細三
山培塿嘉禾可以指揮蓬萊可以背負殊不測離蒼天之近遠當
懼驚魂在玄雲之幾重徒勞矯首及夫白日兩歌長虹霽後列缺
緩轡玄真假手蓄發怒之未洩聞餘音之良久而小子之繆學敢
獻疑於座右今若為善惡之幸主操賞罰之休咎胡不扶持顏閔
之殯行天關跼蹐之龜壽罪亂臣懲天下之凶醜旌一孝行激
天下之悌友法高懸於堯典利不誠於周后何必霹靂潛雷之
龍養育以堯之約

祭毒縣文

獨孤及

天地不仁神明無親惟正是與若響之答敢有象恭滔天構譽稱
亂國有明罰神其捨諸賊臣劉展假龍多難敢包狼心竊發萬毒
將敷虐于我上下神祇使東溟揚波群動皆孽皇帝雷霆接劍授
鉞命我上將底天之伐於是虎牙雁鳥揚之臣蛇矛犀渠之群橫
行而東我伐用張月羽雲旗以先啓行方將歷溟陽下南陔收京

口掃建業斷梟鏡以豐鼓封鯨鯢為京觀俾萬里浪破三象霧廓
今以令月吉日整駕即路是用徵福于爾有神惟神降哀尚弼予
志敢告無靡旗無絳駮無次朝無債軍命五將護野萬靈並轂令
天地氛稜望風掃除魍魎魍魎罔不恣俾莫我敢遏為神祇著尚饗

招北客文

蜀之先曰蠶叢叢方縱其目以稱王當周室陵頽兮亂無紀綱泊乎
杜宇從天而降龍靈泣江而上相禪而帝據有南國之九世蜀本
南夷人也皆在其祖而推其警及通乎秦也始於惠王之代五牛
球而秦女至一蛇死而力士斃死二江雙注群山四蔽其地卑陋其
風脆脆鬻鬻狼麋須鬻為隣地偏而兩儀不正寒薄而四氣不均
花葉再榮秋冬如春暮夜多雨朝早多雲陽景罕開陰氣恒昏以
暑以溼為瘴為厲氣氾蟄以中人吾知重脰之疾乎將嬰爾身蜀
之不可往北客歸去來乎

其東則有大江溟溟下絕地垠百谷相吞出於荆門突怒吼劃附
于太白游瀟瀟碎會于滄溟跳噴浩淼上濺飛鳥蹙縮盤渦下漩

龍鬪三峽兩壁亂峯如戟岷岷岷洞劃坑高于天霓雲外水
積晝日無光其下黑窄瞿塘無底淺處萬尺啼猿哀哀腸斷過客
復有千歲老蛟能變其身好飲人血化為婦人術服靚粧遊于水
濱五月之間白帝之下洪濤塞峽不見灩澦翻天震地霆吼雷怒
亦有行舟突然而去人未及顧權未及舉瞥見陽臺不辨雲雨千
里一歇日未移午須臾里嵐暴起拔樹震山石走砂飛波騰浪翻
舟子失據摧檣折竿漩入九泉沒而不還上體糜散蕩入石間水
族呀呀拔刺羊食蜀之東不可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西則有高山萬重峻極屬天西有崑崙其峯相連日月迴環
于山巔巖崖盤嶽天壁竄絕陽和不入陰氣固閉千年增冰萬古
積雪谿寒地坱谷凍石裂夏月草枯春天木折蒼烟疑兮黑霧結
人墮指兮馬傷骨江水噴激迴盤紆榮棧登緣雲鈎連相撐繩梁
巖虛傍沓查冥下不見底空聞波聲過者矍然亡魂喪精復引一
索其名爲笮人懸半空度彼絕壑或如鳥兮或如鸞倏往還來幸
不落或有豪猪千群努鬣射人寒熊孔碩登樹自擲見人則擊巨

麋如牛脩角如劍餓虎爭肉吼怒鬪鬪復有高崖陰石兮聲若雷
之軒轟上敲下礧似火迸兮蒲山流星礪溪忽兮倒流林岸爲之
頽傾碎騰抗與過鳥駭木魅兮山精飛石獸兮不可行西有犬
戎與此山通形貌類人言語不同擅盧隆空毛毳裘蒙茸啜酪啖
肉持槍挾弓依草及泉務戰與攻其聲如犬其聚如蜂中國之人
兮或流落於其中豈只掘鼠茹雪以取活終當鉞其足而累其曾
位漢月於西海思故鄉於北風蜀之西不可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南則有功竿之關天設險艱少有平地連延長山橫亘廬江隔
闕百蠻吁彼漢源上當漏天靡日不雨四時霽然其人如魚爰處
其泉終年霖霖時復日出折折諸大向天吠日人皆溼寢偏死要膏
疾復有陽山之路毒瘴下疑白日無光其氣普普暑雨下溼黃茅
上蒸南方之人兮不敢過豈止走獸蹄兮飛鳥墮吾不知造化兮
何知此方些蜀之南不可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北則有劍山巉巖天鑿之門一壁鎔呀高崖嶙峋上拄南斗傍
鎮于坤下有長道北達于秦秦地神州中有聖人左右伊臯能致

我君雙關我我覆應雲千官鏘鏘朝于紫宸玉樓鳳皇金殿麒麟布德垂澤搜賢修文皇化欣欣然如春蜀之此不可以往北客歸去來兮

送窮文

段成式

予大中八年作留窮辭詞人謂予辭反之勝也至十二年客漢上復作送窮祝是年正之晦童推戲為送窮船判筒而槽比擇而問細泉纏幅楮飾木偶家督被酒請禳窮將酌地歌舞子謂窮曰予送非噫饒麻葛履陰索隙管葦淪餅直胆涎滌著非寒哭族燐敗衣網身惡觀牆間公肅凄辛者非嚇去魂族巫欺癡燒衰燼數渚泉擾狎狐狸者噫有才歎升窄腹腸噦啞幾童其筆燥心汗滴以是而歿者去此有開卷數福空心妨去目襲經攻史方寸日戚足以是而歿者去此有議古酌今左凌右侵龍垓酒泐短淺不禁以是而歿者去此

青龜又

王岳靈

萬物之貴者人也人惟秀介蟲之智者龜也龜惟神隱括無形神

之謂也窮通有極秀之謂也况天之與人其道甚遠不有以也將何遠焉則吉凶之祥假子以告變化之象因子以明欲愛謀稽疑必先弊且命宜蠲割誘慕展布心腹子無欺於人人有望於子成天下之豐豐豈果率道與何諸呂弄權昭大橫於漢帝帝辛毒痛匪告繇於周武揆惡之輕重也呂之惡不淨于辛量德之休明也昌之德靡及於發子二其行誰不解躄矣夫義禮之輿也信身之幹也何陳氏之母不疾而癘疾魯孫之臣卜僭而告義喪於禮失其徒寔繁吾不權某考夫演卦繇者著也著之靈聖而不如子之長定妍媸者鏡也鏡之明而不如子之知銘乎竹帛万代不泯奚起予楮俾吾反惑於古人孰謂予原天地之美達五行之理徒使疏淪深雪仰止蒙求曾莫之校何異乎曾氏生遇拒季布善助已虞國僑哉必以剝柱刻漆非林木所願拔鷓裂冠非禽鳥所欲當潛伏齋灣違禍曾魯九江錫命其可得乎豈不免浪之虫豈發惑於耳目也

檄曲江水伯文天寶三載彌君公之故也

樊鑄

主張於地之血脉者豈不曰水伯乎爾自獸爲身而爲人控牽兩
龍窟宅百谷億有祀矣故數倫於元氣之液弄權於坤輿之窟所
云老而不死是謂之賊伊我謂爾有是夫何者三載二月春服旣
成冠者五六人才子六七人皆簸揚文精開闢武庫游嬉春晝汾
洄江干興飛壯心舞夷齒肯皆負白龜之德不負赤鯉之本爾何
爲陰發暴殄潛生毒痛算其禍階於沙岸垣死府於花鳥如數子者
皆載垂堂之誠爾始若懸流三十仞跳沫四十里固雁尊而不親
豐豈相及爾岸不崢岷流不唐突設大所倚之福陷爾孔易之誘
泚水術貫堅之功舫聲之如蜩蟻捫空呼天迄死不救倏恣化魚
之惡誰下拜牛之惠溺我國寶豈明時弃珠之泉沈彼綵船寶玄
夜藏舟之壑與失觀布山四耳之獸蒙穎川一角之人置于大江
未匹斯甚使揭竿求父之子投棧請弟之兄奏筮獲傷妻之夫
厲波濤狗婚之婦罹其凶害不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行
哭失至於爾安平爾今肆行賊虐者豈不謂性與習成乎何哉曩
者弱孫興公於後湖之中淪炎帝女於東海之上化鸞於黃氏之

母爲魚於歷陽之郡爾應恃以爲捷曼其後圖殊不知事不欲數
數斯辱矣惡實已滿天命誅之然今歷視爾自昔爲過之所或天
涯或地已起於侯甸之外且非輦轂之下豈比今日俯九門臨四
達使哀聲悲響音且及聰聽爾誰欺欺天乎然曲江者南峙仙閣地
距靈宮足可効赤水產黃帝之珠胡爲殲蒼生禍司命之契况之
人也皆編中華俗游無何鄉所莫猛火烈山而莫焚大浸稽天而
不溺旣遇爾省括捨之中縱使飯術解漂之餌山經不沈之木豈
可免爾之圖乎茲中江自首創至于今時數千里子更代易主鳥
流波耗纒可接腋於井蛙詎持顛於海蛟爾之所處豈不狹隘乎
人之所賞豈有舳舻乎逮天寶載我皇恢土德以博之富貴澤流
以濟之積潤下之波瀾用濟川之舟楫豈不謂幸於爾也爾何滿
以致隘凶以自斃使彼都人士自此之後懼爾同失神之海惡爾
其探手之湯匪彼敢爾盛事過自撥也雖悔可追然靈音奪於君
人時莫美於陽春君固愛人種德乘春宥罪首圖固去桎梏爾
奚得恃宅無聞括守有曲襲不幸於山獄之候繫餘殃於積慶之

家僕謂數子叫天曹訖地府黜爾主職在於斯頃不然僕見欲上書於承明廬徵留近速周處擊劔長逐孽波深搜爾居遁逃則用僥東請長臂者灑灑之又於雄棠北使長股者憑踐之不然邀離朱以視之命宋定以縛之然後調馬梅扇獸炭是真是醜以報東門爾儻若混空隱形和水匿象則使牛曳蛇尾絕其本根縱逢山見彘毛終難必復矣僕亦宜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恐爾有詞曰予不誠視成不令而行故天在弦日垂而未發發能易轍僕則既往不咎若為刻舟爾則何辭以對徐察爾變惟審圖之

文粹卷第三十二

文粹卷第三十二

文丁 卷十三首

吳興姚

鉉 纂

傷悼

弔古戰場文

弔國殤文

弔九江驛碑林文

悲剡溪古藤文

弔韓弁沒胡中文

哀二良文

奠相國令狐文

祭韓侍郎文

祭獨孤常州文

祀呂衡州化光文

為常州獨孤使君祭李貞外文

祭柳子厚文

祭柳柳州文

祭亡友故揚州功曹蕭公文

歐陽生哀辭 附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平平沙無垠魚不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逢斷草枯槩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虜漢虜將斤代斃吾聞夫齊魏徂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膺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斃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

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
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
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
崩雷電至若窮陰疑閉溟淵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鬚鷲鳥休巢
征馬踟躕繒繡無溫隋指刺羣膏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凌殺氣以
相剪屠得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若之岸
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
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咸足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
矣哉暴骨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
沉沉鬼神聚兮雲霧昏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曰傷心慘目
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
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
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開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
竟海為關荼毒生人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徧野功
不補患甚倉卒蒸民誰無父母提攜乃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

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豈聞
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始始心自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
天地為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
呼噫嘻時耶命耶從亡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

弔國殤文

張說

北伐兮東胡馳遼陽兮孤竹徧師兮覆聚在崇山兮峽谷露丸丸
兮蔓草風萎萎兮披木見馬血兮夜燃聞殤魂兮雨哭君王按金
鼓而氣憤撫珠鈴而淚滋橫萬里兮抽恨弔羣山而寫悲對凶將
兮我辱悼勇夫之狄豕使前鑿兮未遠何後來兮不追對死地兮
出陣臨傷門兮用師軍奪帥兮虹食豐輿車脫輻兮火焚旗有鑿鑿
兮悞矣無范宣兮愧之命窮還兮矩兵鐵膚鈍刃兮血染鏑旅殘
潰兮棄組練山猶號兮谷餘戰殪原野兮奈何違君親兮不見於
戲何天命之奄忽俾仁義之治兵為蠻夷之俘骨骸六校之飛將
鎮五營之勁卒吾見出兮不歸噫各存兮身沒

弔九江驛碑材文并序

歐陽詹

弔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之驛碑其可興辭而弔歟斯碑之材昔
大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素負辭華代之銘誌多
公之辭又好採異留名之致頃爲湖州牧州產碑材石母使工琢
之與辭兼行磨龍翠而成常心使用者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
僻得之於自然跌本有龜護頂有螭雖不其成而擊矍憤興如神
如靈公神而珍之精巽所處湖州無稱立罷守歸朝載而途下出
蘇臺入毗陵亦無稱立轉丹陽遊道業亦無稱立汝江州州南有
湖湖東有山蛟奔螭引直到湖心頭址之處則茂林峭石勢懷氣
勝非往時所睇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觀其詭秀與碑材叶
卽日以酒脯奠其祖神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南香廬峯北潯陽
城九江爲筵千艘旃旆亭旣就公制表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公
文爲天下最書爲天下最斯亭之地天下最庶矣三善加以斯
碑之奇相持萬古而採異留名之致一得也後典州吏於州之九
江驛有脩坏之勞狀其末績乃取斯碑刻公之述實己之述今爲
九江驛之碑焉示旅遊江州稅于茲驛祠部員外郎鄭恂尚之鄭

與州將嚴士良共爲子說而俱以相示嗚呼先賤後貴世之常也
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以魯公之
文方今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札翰方今之札翰則錦繡
泉麻矣以魯公之用方今之用則諸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
入九江驛失魯公之文得人之文削魯公之札翰題人之札翰亡
魯公之用得人之用是去蘭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食糟糠脫錦
繡而服泉麻黜諸夏而即夷狄可悲之甚者況我質天成必將可
名魯公所以卜擇敬慎如彼而常人無良黷辱如此與夫有道而
黜無罪而刑投四夷禦魑魅何以別也石不能言豈其無冤故乎
之情違乃傷理佛乃寃人實有之物亦應然嗚呼子碑冤可予知
陰隲子材豈曰無意必有以殊方類以異與顏表勝以殊則明從
吏居卑以異奚旌子產旣授子不終致悠悠彼蒼何嗟及矣美玉
抵禽高冠藉足有類于碑先榮後辱繼世生哲詎無賢考將覲于
斯將悼于斯庶祿所贖而復攸宜屹屹子碑如神如祇人得以專
天造何爲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刻谿上緣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枿逼土雖春入土脉他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為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於地方春且死色遂問谿上入有道者云谿中多紙工刀斧斬伐無時擘剥皮肌以給其業噫藤雖植物者温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泊東洛西雍歷見書文者皆以刻紙相夸予寤曩見刻藤之死職止由此此過固不在紙工且今九牧土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握驪龍珠雖苟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衆者亦皆歛手無語勝衆者果自謂天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折入於柳楊皇華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此有握管動盈數千百人數千百人筆下擲數千萬言不知其為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殘藤命易其榮榮波波頽者未見止息如此則綺文妄言輩誰非書刻紙者耶紙

工嗜利睡夜斬藤以鬻之雖舉天下為刻谿猶不足以給况一刻斃者耶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剡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橫及於物物之資人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為天關乎謂今之錯為之文者皆天關刻谿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為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刻藤而已予所以取刻藤以寄其悲

弔韓弁後胡中文

李觀

維唐貞元元年匈奴上款乞盟天子以其言誠乃命上將往墀陰山而聽其誓言監察御史韓君載筆而隨焉我上將仗九廟之信而首盟其間以戎人心為心戎東我不虞去而有詭謀我計無素成而斃以宿萌故勇者死奔者追而韓君為之擒矣嗚呼有備無患軍志也戎人安所暴其詐千慮一失聖人也韓君是以為之虜天其或者將用整言我非福戎也韓君為之擒其繫命數五年於茲生死不尋謂之生豈復還期謂之死豈復還期往往湮沈或曰死矣怒此是切傷歌者之心絕國浩浩窮西極濱強胡居之大視斷斷

流沙無波陰山無春漫草不綠塞鴻不膏秦有長城漢有遺人
死者虜鬼生者虜臣哀夫韓君生死窮辛鬼能靈人能語君生其
所君死其所今兩寂然心跡中阻君初奉役意氣西道白珪之賦
唾掌可保激魯陽之勇歎典覆之老乃即於事不能畫奇從軍之
筆君固職之可疑不疑固用危危我髮髮而坐刀我師奮卒閭曾
血殷朔陲實死者痛非擒者悲夾谷之會不問仲丘秦中九月黃
葉始下長風西來烈烈飄瓦望君申弗亦懷來者已乎一魂時也命也

哀二良文

白居易

丞相隴西公出鎮于汴州軍司馬御史大夫陸長源實左右之二
年而軍用空司空南陽徐僕藩子徐州軍副使祠部員外郎鄭通
誠實先後又十年而民用康暨十五年春隴西憂政辰而師亂大
夫以直道及禍十六年夏南陽憂望日而難作負外以危行遇害
惜乎大夫人之望也負外國之良也咸克繫于身儉于家勤于邦
又申之以言行文學智謀政事故其歷宦官參劇務如刀劍發刃
割而無滯如鐘磬在懸動而有聲識者以為異時登天子股肱耳

目之任必能修德秉哲紹復隴西南陽之事業以藩輔王家嗚呼
善人且將鍾奕葉之慶而不免及身之禍天乎報施之朕何其昧
歟昔詩人有黃鳥之章以哀三良不得其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
命其篇云

伊太化之無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禍兮若機之張梁之亂兮陸
受其毒徐之難兮鄭雁其殃惟善人兮邦之紀綱邦之瘁兮正人
先亡謂天之惡下民兮胡為乎生此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為
乎生此豺狼我敬階冥冥問蒼蒼蒼蒼之不可問兮俾我心之盡
傷悲夫而今而後吾知夫天難忱而命靡常耶

奠相國命狐公文

李商隱

戊午歲丁未朔乙亥晦弟子王谿李商隱叩頭哭奠故相國贈司
空彭陽公嗚呼昔夢飛塵從公車輪今夢山阿送公哀歌古有從
死今無奈何天平之年大刃長戟將軍構凌一人衣白十年忽然
凋宣甲化人譽公憐人譜公罵公高如天愚痺如地脫蟪如蛇如
魚之易愚調京下公病梁山絕崖飛梁山行一千草奏天子鐫辭

墓門臨絕丁寧託爾而存公此去耶禁其禁不時歸鳳棲原上新
舊衮衣贈司空亦有泉者路有夜者臺昔之去者宜其在哉聖有
夫子廉有伯夷浮魂沉魄公其與之故山哉我玉谿在中送公而
歸一世蒿蓬嗚呼哀哉

祭韓侍郎文

李翱

嗚呼孔氏云遠揚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于成戎風混華異學
橫兄常辯之孔道聰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剝削不讓
儷花閨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為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關
合怪駭驅濤涌雲包劉越羸並武同般六經之風絕而後新學者
有歸大變于文兄之仕宦罔辭于難踴奏輒斥去而復遷昇黜不
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元作汴州我存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
待乎以友講文析道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
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
兄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惑于中欲別千萬意如不
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胃老瞽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

我譏兄行下于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盧江愁
命有嚴不見兄發遣使奠尊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
哀哉嗚呼哀哉

祭獨孤常州文

崔祐甫

維大曆十二年歲次月日外從祖舅朝散大夫權知中書舍人賜
紫金魚袋崔祐甫遣表妹前鄧州南陽縣尉李綜以清酌之奠祭
于從外孫甥常州獨孤使君至之之靈往矣至之此時何時空原
拱木荆榛孤狸逐風月露以之增悲子之住也高格遠量星秀氣茂
姿云兮何苦有兮誰對豈流蘇寓馬從之已而嗚呼哀哉王事適
我政事一俾益我在籠而不能求其釋獨有懷君之淚臨秋風而
自滴平生相期聊復一叙以豁胸中之憤氣二以簡明靈而暗
語吾與至之思弘道義自家刑國張維舉賦吾與至之思敦交好
平居琢磨遇死赴蹈吾與至之思邁純德言為士推動有時則吾
與至之思全高節風雨如晦嗚呼不輟吾與至之思闡斯文不俾
臯契獨茲轟勛吾與至之談空數玄夢蝶喻後去之蕭然吾與至

之期諸晚歲偃卧山樊同披碎荔舉其大較良難名數念我交情千核萬縷霜風掃葉或散或聚萬化紛然同歸野土向之所務孰云其主嗚呼哀哉爛然澄醕平昔共歡如何此奠取象於觀我思此飲子必吾劇目想道周暫留徒御所可懷者徐生之絮

祀呂衡州化光文

柳宗元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八月癸亥朔友人守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呂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讎之聰明正直行為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天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漠漠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悲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天以簡仲尼之又至幽以黜千載紛爭或失或得俾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乎化始與道感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藪備斯為全德而官止刺二州年不逾五十位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循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怒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未聞其道

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真正為道不謬兒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勸從古至少於化光最為太甚履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夙志所蓄魏然可知貪息言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天厄反不榮歟所勸者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蚩蚩之眚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者幾人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懷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學葉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何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曠而為大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為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上下乎將為雷為霆以泄怨怒乎豈為鳳為麟為景星為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為金為錫為珪為璋以棲其魄乎豈復為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為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動長絕嗚呼化光庶幾聽之

尚饗

為常用獨孤使君祭李貞外文

梁肅

大曆九年五月日朝散大夫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某謹
以清酌之奠祭于故尚書吏部郎趙郡李遐叔三兄之靈嗚呼嗚
昔之年接兄討論倚伏之數或尋其源嘗謂仁人百祿滋蕃如何
於兄斯莫存焉嗚呼哀哉惟兄孝女仁恕高明寬裕何德之茂何
才之富粹氣積中暢於四支發為斯文郁郁有輝自五百年風雅
陵遲假手于兄鬱鬱為宗師乃直氣貫直以舉之乃列諫臣闕則
補之玄宗季年戎狄內侮兄方就養劫在村巷氣竄濛濛薄汗我
躬雷雨作解遂身于東帝曰孝哉可務於中名居右掖亦踐南宮
立明為耿玄晏方病清漳開臥樂道推命哀于大賢不嚮天年人
之不幸天亦何言狂昔實生見照絳灌王佐之用不展於漢我之
方行遭世紛亂時運屯塞古今一貫嗚呼哀哉其以蒙蔽風承春
惠義均伯仲合若符契博約子文章之事優游乎性命之際謂得
携手相期卒歲天其喪予兄則先逝嗚呼哀哉曩自朝列出持使

節十年離別一旦存沒吳楚迢遞江山阻越不及歸贈仍垂執紼
寢門一哀魂斷心絕恭承嘉命來牧于常總帳斯在哀何可忘鞠
然二孤訴彼穹蒼孰謂遐叔與天茫茫魂兮歸兮臨此一觴嗚呼
哀哉

祭柳子厚文

韓愈

維年月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嗚嗚子
厚而至然耶自吉昊不然我又何嗟之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
害竟亦何較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
不願為材犧樽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大脫馬羈玉珮瓊瑤大
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斷血指
汗顏巧匠觀旁縮手袖間子之文章不用世乃今吾徒掌帝之
制子之規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嗚嗚嗚子厚子厚今有今亡
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
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由有
鬼神弗敢遺隨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決心以碎嗚呼哀

哉尚饗

祭柳柳州文

白圭甫提

嗚呼柳州秀氣孤寡弱冠游學聲華藉其肆意文章秋濤瑞錦吹
迴靈監王風凜凜連收甲科聚閑班品青於潛紳屬目敏任公卿
之祿若在倉廩卒駭難取大白易修華鍾始撞一頓聲寢梧山恨
望桂水秋飲鬱鬱辭議愆愆積檢竟奄荒瘴遂絕羈枕嗚呼柳州
命實在天賢不貴壽不必賢雖聖主與神無如命何自古以然相
視咨嗟歸葬秦原即路工非聲容蔑然相嘆增勞惟有令名日遠
日高式薦誠辭以佐著醪尚饗

祭亡友故揚州功曹蕭公文

李華

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李華云云戎挺平生相知情體如一歲
月之別俄成古今天乎喪予此痛何極華與蕭同深重艱棘所鍾殊
方未慕觸目號裂孤窮易感况哭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名蓋五天
下道孤命屈淪泥終身避亂全繫忠也冒危遷祔孝也有王佐之
才先師之訓而歿於道路何負於天天乎痛哉華疇昔之歲幸忝

周旋足下不棄愚劣一言契合古稱管鮑今則蕭李有過必規無
文不諱知名當世實賴吾人循環往復何日忘此而况泣血千里
羈旅相依聞此一哀心骨皆斷痛之至者言不能宣足欲寄辭祇
益填寒茂擬戎挾君其降靈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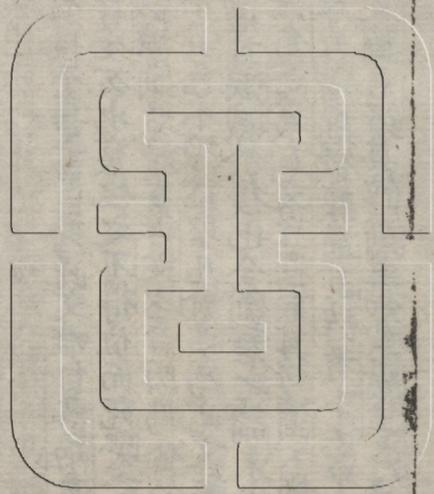
歐陽生哀辭

韓愈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世有
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
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事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
治其地來以文辭進縣鄉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故宰相有
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親與之為安主人之禮觀遊宴饗必
召與之時未幾詹仕翕然詹手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日推服
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
往聞詹名聞巷間詹更稱於江南也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
進士則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
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及者唯詹歸閩中時為然其

他時與詹離率不屢歲移時則必合必兩志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疑疑然其燕私善謹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闕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往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聲名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友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得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脩兮名譽光兮父母欣欣兮當若在傍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顧不求傷友朋

視疾兮藥物甚良飲食良乳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高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唯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君章與余皆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君喜古文以吾所為合於古語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益堅凡愈之為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為古文宜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者本志乎古者也古之道不苟言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文粹卷第三十四

論甲 總十三首

天

天論上

帝王

荀悅論高祖武官論

封禪

漢武封禪論

封建

封建論

興亡

兩漢辨亡論

正統

東晉元魏正閏論

天論上

劉禹錫

吳興姚

鉉

纂

天論中

天論下

漢昭論

漢元論

五等論

漢祖呂后五等論

一國論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求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薦之說勝焉近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相異霆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董荼夫嘗擇善蹈躄焉而遂孔顏焉而危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

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
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
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
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
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耗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
也陽而藝樹陰而擊斂防害用濡殊禁用光斬材發堅液礦矧芒
義制強計禮分長幼有賢尚功建極開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
者法也法大行則是非為公天下之入路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
賞雖三旌之責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罰
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為惡而然也故其入曰
天何預乃人事耶惟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亦
可以善取禍亦可以惡召矣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
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僂辱時以
不辜參焉故其入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
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

馬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常在佞而罰常在直義不足以制其
強刑不足勝其非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
擊擊然提無賞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
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入曰天何預人耶
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入曰道竟何為耶任天而已法小弛則
天人之論駁焉今人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
天常執其所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常執其所以能
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去爾生乎治者人道明感其所自故德
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
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登焉劉子
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
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郭求
蔭乎華棟飽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

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郭邑然苟由平臣宋雖郭邑猶
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
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
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
可務乎勝也吾于一百之途耳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問者曰若是
則天之不相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為答曰若知操舟乎夫
舟行乎維濳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
為濤也流之洑洄不能峭為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
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
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
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怙然濤亦天也黯然流亦天也吐危而
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
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答曰水
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
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適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

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
遽故難得以曉也江海之覆也猶伊洛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
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于勢耶答曰天形
常圓而色常青周廻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尊高
而不卑嘗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
高大而不能自還于卑少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頃又
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
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夫天與人萬物之元者爾問者曰天果以有
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耶答曰若所謂無形
者非空亭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體也不妨乎物而為用也常資
乎有必依于物而後形焉今為室廡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為器
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
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
乎日月火燄而後光存焉所謂幽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
猩犬鼠之目庸謂幽為幽耶吾故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

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焉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焉能此乎數耶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層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之言有自乎荅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鬚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脾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為清母重為輕始兩位既備遠相為庸噓為雨露噫為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案書傳海陽動類曰蠢生謂草木蠢與蟲長為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商中宗龍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資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謬案引天而歐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李德裕

荀悅論略曰高祖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文帝躬行玄默遂至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內修文學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宣帝任法審刑採覈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以及元帝曰崇尚儒學從諫如流引班固贊賓禮故老優游亮直又曰貢薛韋匡迭為宰相其旨以為專用儒術莫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徵用儒生故必歿為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豺虎嫉之甚也異乎余之所聞矣任恭顯始於宣帝當宣帝之世石顯豈能隳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顯矣蕭望之周堪皆廊廟之器有師傳之恩石顯所忌廢而不用朋龍上書遂致于理其後劉向禁錮張猛自殺豈得謂之優游亮直乎賈捐之京房雖不忠其身亦皆英特雋才道術奇士於元帝可謂忠矣亦因譖而死歟於讒邪則不斷疑於聖雋則用法亦不得謂之優游亮直矣貢薛雖能忠諫止於諷諭恭儉未嘗禦免致觸邪矣韋匡從容守位未曾犯顏干色矣所以得乘時而進久安其

位昔桀紂殺一龍逢比干而天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而殺其
悼已甚元帝以信讒而殺抑又甚焉王業既衰至成哀陵替纒三
世而王莽篡奪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是言

漢昭論

李德裕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照蔽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
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上輒怒曰敢有譖毀者
坐之周成王有勳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觀
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鷓鴣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
背楚欲捨腹心曰漢文感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
權紛亂復疎賢士景帝信讒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
之心來讒賊之口向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
霍光不學亡術未稱其德然輕信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
充實議鹽鐵而罷推酤亦信任忠臣之效也緣弱冠而阻功德
未盡可以痛矣

漢元論

李德裕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議帷幄之
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
之言未盡其儻此蓋儒而不才權移所發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
也天以剛健為氣粹精為體氣剛而明則三光不昏體粹而清則
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歲時不忒粹也者不
雜之謂也故乖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不在於權軸踳鑄不由
於大治蕩滂上帝復何為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明又曰天視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讒說不行人與
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邪讒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哉元
帝自稱淫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
帝蓋自以恭顯為賢員而任之不疑也

漢武封禪論

林簡言

仲尼以季氏旅於泰山為僭漢武封泰山非僭歟抑聞無其位無
其德為事僭也有其位無其德為事亦僭也又聞封泰山報成功
也斯皆德稱乎位者為之若伏羲神農者也若軒轅顓頊者也若

堯舜禹湯者也漢武封禪秦平伏義乎堯舜乎秦封禪二代而秦祗固不可慕也若以伏羲堯舜爲心亦宜訪伏羲堯舜之道歸以所行之道侔之乎不侔之乎彼茅茨不翦而木不呈材豈曰侔哉彼舞于兩階而黷武窮邊豈曰侔哉彼用樂典樂而李延年進豈曰侔哉彼設講木而捕人誅者死豈曰侔哉凡所舉雖屬養之人亦知不侔矣在漢武計宜罷去不侔行其侔者已行之則卿大夫行之卿大夫行之則國人行之夫如是雖不封禪而伏羲堯舜之德之美自至矣奈何不遵此道取司馬相如硬倣遺草內欺於方寸外欺於千古矯名竊德冒煙雲躡凌兢封泰山禪梁父好商羊夏癸之好迹伏羲堯舜之迹季氏之僭安可逃乎昔齊桓公議封禪管夷吾用他辭以罷之以其無帝王位故也無德與无位相去幾何儻漢朝有人如管夷吾應用三脊茅以藉固不使其君與季氏等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

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彼其初與萬物偕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備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而後有兵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入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

等邦群后布漢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觀會同離
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宮禮傷尊下堂而觀之廢于官王挾
中興復古之德雄鷹征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凌夷壞于幽厲
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嗣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育者
有之伐凡伯誅莒弘者有之天下非盤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
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非諸侯之盛強未大不掉之咎歟
遂判為十二吞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
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
之守宰據天下之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
其所以為得也不數世而天下大壞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
竭其貲賄負鋤誦成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
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下相各殺守劫令而並起咎
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脩周之制剖海內
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
澤不救者三代後及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

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矣繼漢而帝者
雖百代可知也唐與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
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
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
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
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贖貨事戎大凡亂國多治
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
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
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
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
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於
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
後擒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效利浚財怙勢作威大
刻于民者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必言之且漢知之亟
寄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朝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

可也復其位可也臣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亦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獎朝拜而不讎夕斥之矣夕拜而不讎朝斥之矣假設漢室盡城邑而後王之縱其令亂其威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遺而道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謂周於同列相顧裂眦而不起削其半其半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九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而不革而二姓凌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商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商周之不革是者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商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氏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術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

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蓄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大夫世食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則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非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五等論

朱敬則

昔秦廢五等崔寔仲長統王朗曹罔等皆以為秦之失余竊異之誠通其志去蓋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愛本之以仁義張四維尊五美懸禮樂於庭宇置軌範於中衢然後決玄波使橫流揚薰風以高扇浮愷悌之甘澤浸曠蕩之膏腴正理章其淫邪淳風柔其骨髓使天下之心醉而神足其於忠義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其於進趨也皎若章程之在目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踰聲教所行雖風雨之不輟聖人知俗之漸化也王道之已行也於是體

國經野庸功勳親分山裂河設盤石之固內守外禦有維城之基
連結徧於域中膠葛盡於封內雖道昏時喪澤竭政塞鄭伯逐王
申侯殺主魯不供物宋不城周吳徵百牢楚問九鼎小白之一匡
天下重耳之二戰諸侯無君之迹顯然篡奪之謀中寢者直以周
禮尚存簡書不墮故曰不敢失墜大威在顏自春秋之後禮義漸
頹風俗靡昏愧恥心盡疾走先得者為上奪攘知命者為能加以
八世專齊三家分晉子貢之亂五國蘇秦之鬪七雄苛刻薄興經
籍道息莫不長詐術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屬甯甯所以
商鞅欺故友李斯囚舊臣交徐贖喪足於龍滄張儀得志于陳軫一
城之衆便欲稱王再戰之雄爭來奉帝先王會盟之禮昔時樽俎
之容三代之風掃地盡矣况始皇削平區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
股肱罕循大道人無見德唯靈寔聞當此時也主猜於上人駭於
下父不能保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欲使始皇分去女媧建亥
薄俗若喻晉鄭之可依便借賊兵而資盜糧寄龍魚而助風雨不
可行也是以秦臨庸德之絲深懼已圖之不遠罷侯置守高下在

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聞二主直是不得行其世封非薄功臣
而賤骨肉也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懷天地之量筭財不足以分賞
論功不足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殷國富地廣兵強五十
年間七國同反實誼憂其國失是錯請削其地若言由大而反也
不若呂陵之師踐土之衆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劉濞非一秦朝之材
田祿無先管之略也且齊晉以逆禮為斬吳楚以犯上非媿豐出
教起其所由來遠矣自此之後雜霸朝又衰中興不能改物創圖黃
初不能深謀遠慮鍾平漢魏之際尋其經緯之初未有積德重光
澤及萬物觀其教偷薄於秦風察其人豺狼於漢日故魏太祖曰
若使無孤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竊號議者觸目皆是欲以
此時開賜履之祿垂萬代之封必有通車三川以闕周室介馬汾
隰而逐翼侯王司徒屢請於當時曹元首又勤於宗室皆不知時也

漢祖呂后五等論

李翰

或稱漢祖建五等封異姓其計得乎高后立四王非劉氏其事順
乎嘗試論之曰夫思治惡亂幹國之常理去危就安宅生之大域

然而制業圖遠隨化會機是非較於毫釐得失差於輿滅可不謂然乎揆夫高祖造漢殷鑒亡秦宗族無尺寸之封子弟立虛空之地故叢枝莫助而孤根易拔封建之心肇於此矣又謂大業可以力取神器推於命歸思得包四海以獨富舉百郡以從欲而外誘異端內疑成計及見群心交阻偶語間興適悟天下不可以獨理專欲不能蓋衆分利推恩先封雍齒然後將士斂手不懷反覆豪俊息慮知難搖動五等之制於是行焉旣而廢龍濟此王室昭穆黼衣朱黻即功臣子孫君利世祚人安定王上敦子愛之情下結體信之志羣后固大牙之勢匹夫絕鳥合之舉此所以爲計之是也何創五等之議不遵三代之曲境土踰御限防溢漏下權敵上鄙方偶國過當啓陵替之端怙強連交爭之兆賈誼痛其將亂晁錯憂其必危卒使諸侯失節朝廷忿然此所以爲計之非也且夫中興之主不讓肇基之勲成務之臣咸有佐命之力故禮樂大備取惟新之格言琴瑟不調除仍舊之弊法觀乎孝惠旣崩高后稱制侯王諸呂何不可哉當若卑署祿產之位宜序親疎之節小

其國以圖全薄其勢以遠害而陳平周勃亦分茅錫土將相之後誓同山河舅甥之國穆若唇齒預閉覬覦之心不踐嫌猜之路克復明辟決自我躬高謝壽陵無負先帝安有齊兵之觀交代邸之危疑哉此所以爲計之得也神害又爲物無兩大以呂氏之盛跨漢朝之權專禁兵以候疑秉大政以速誘趨起異姓蓄姦候隙刺促大臣側目相視自投機穽實履憂虞此所以爲計之失也嗚呼物有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凡人臨事多惑視往則明向使高祖呂后觀旣往之勢析當時之疑斷必全之策杜未萌之禍則惠文之間無望呂之難哀平之末有晉鄭是依况復周陳諸家休戚連漢黎獻思德謳歌未改雖天命興廢孰能明之然人謀協密必無悔矣

兩漢辨士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士者皆曰莽卓予以爲莽卓篡逆汗神器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間知靜徵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徵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數系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

或附兇豕以結禍胎故其湯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
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頭指之然也其爲賊豈宜莽卓之比乎禹
以經術爲帝師身備漢相特身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
始允延之間天地之肯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
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頌其一言以爲
律度爲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誡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嚮
納痛言得失反以平言命不語怪爲辭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
寢盛之勢上下恬然掩忽亡國僅帝意不至是儲當開陳切靡面
列廷辨短當就第宴間之際虛懷訪決之時方且視小男於牀下
官子壻於近郡矧然用家人匹婦爲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
羣盜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干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
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谷初梁冀
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鳩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
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
不利長君私於豕蠹吾獨異羣議爲庸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

回率趙誠之依同李杜所守然後與重百工正辭於朝雖董之暴
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羣公耶反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
河徙發蠱舌爲棟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闕寺之禍
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爲當塗蓋棟橈鼎折之所由來
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
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醜節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
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道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既
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奈何禹廣以宴安之時則務
小忠立細行數數歎獻吉筮於露並首沮立后於探籌及夫安危之
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正然也方又熾焰燄以燎
原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煙燬擗萬人於昏執吉代之下無所
指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論卒未且出不越境書殺君之惡言僞
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誠來世可勝紀
乎向若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
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

之興亡皆有陰陽之數非人謀能充則但取瞽瞍者而相之立木
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
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為理耶子因隸古史且嗜春
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因辯其所以然

三國論

李德裕

魏吳蜀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仁義有厚薄察
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
能修武彥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驥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
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以降惟守空宮亡之淹
速繫於昭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
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殺
生之柄不牽帷牆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也是而知人君不可
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煙氣威靈既露人得
制之將濟觀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為亡國之言所謂
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觀三國之事可不戒懼焉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論曰王者受命于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
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禪者也桀放於湯受殺
於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革秦社稷以
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
終始可明雖殊厥跡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策既
載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代無異辭矣東晉無道君胡亂華晉
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圯取盤庚之徙亳幽王之滅戲平
王之避戎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龍表有
先王之桑梓自為中國之位號謂之滅耶晉實未改謂之禪耶已
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為錄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
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所謂夷
狄者無禮義也豈較系於地哉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
陋矣沐紂之化商士為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為陸渾矣非繫於
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風流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

其暴強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為肉籬委之戰殺指衣冠為芻狗逞其屠刈種落繁熾麻苧熾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餓忍食其粟而立於朝哉至於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興實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為宋宋為齊齊為梁江陵之滅則為周矣陳氏自樹而奪隋得之言况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於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得天統矣則陳其效於南元閔於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文粹卷第三十四

文粹卷第三十五

論乙摠二十二首

吳興姚 鉉 纂

辨折 少言試顏子不貳過論

辨曾參不為孔門十哲論

孟子荀子言性論

管仲論

嬴秦論

蕭何求繼論

四維論

六逆論

辨私論

自明誠論

論相

卜論

少言試顏子不貳過論

韓愈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于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

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無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固之爲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伏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卒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己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心遠而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言謂之其殆庶幾乎言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者盡在是矣

辯曾參不爲孔門十哲論

李觀

論曰各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孝子也十哲皆仲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能友於兄弟能信於友朋可以臨事可以成章故加其美目也而曾參雖不聞兼此數者乃其近者小者而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及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非仲尼於此異也四科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于時仲尼圍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在左右者揚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曾參時之遇行己之材不得者是以美而類之傷而數之非曾參不當此數子也使曾子于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人對得其細未得其大且仲尼抱至聖之德值多難之代周游栖遯不遇天下仕貴不終聘過木伐樹之備不用適楚逢患而四科之徒未嘗離其起居闕其絃誦不以師道窮而日妨己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溫溫致致提携負荷從其行止如手

足羽翼時仲尼有仁思德慮未言者顏回輒發之故謂之德行矣
仲尼言有所陳未達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矣子路勇毅
果正之士也侍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得入焉故謂之政事矣子游
子夏之文春秋之外得與仲尼論之故謂之文學矣故數子居則
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尼之事而曾參安則在焉患難則未嘗
有用焉且夫孝者人性當然也不全者非人也來苟至之乃得為
人矣夫何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參獨以有孝之名加
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目也何謂不在從行之中而遺之也
夫孝者不止於家也事君慎其事忠其命乃孝也事師聘其道敬
其事乃孝也不去危即安不冒利皆誼乃孝也而參不敬其事矣
不能冒義皆利矣乃孝其孝也非孝也子從儒守學宜識所言何
言之介也主人附已而起曰爾之辯則辯矣如何斯可謂攻乎異
端斯害也已

子思子荀子言性論

皇甫湜

論曰子思子曰人之性善荀卿曰其善者偽也是於聖人皆一偏之

論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以上智是也聖人言性之品
亦有三可上可下不移是也黃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文王在母
不憂在師不煩后稷不析不墮克岐克嶷之謂上智矣齊相公以
管仲輔之則理以易牙輔之則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入聞仁義
而樂之謂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谿壑之心謂
下愚矣是故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有生而善者得稱性惡
乎哉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於聖人皆一偏之說也窮理盡性惟
聖人能之宜乎微言絕而異端作大義乖而偏之說行孟子大儒
也荀卿亦大儒也是豈特開異門故持曲辨哉蓋思有所未至明
有所不周耳即二子之說原其始而要其終其於輔教化尊仁義
亦殊超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何以明之孟子以為惻隱之心人
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物誘於外情
動於中然後惡之焉是勸人泆心源返天理者也荀卿曰人之生
不知尊親長習於教然後知焉人之幼不知禮讓長習於教然後
知焉是勸人黜嗜慾求善良者也一則舉本以推末一則自葉而

流根故曰二子之說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雖然孟子之心以人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斯勉矣荀卿之言以人之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者斯怠矣書曰唯人最靈記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則軻之言合經爲多益故爲尤乎

管仲論

元結

自兵興已來今三十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之誤耶彼管仲者人耳止可与議私家畜養之計止可以脩鄉里畎澮之事如此仲可當焉至矣相諸侯材量已似不足致齊及霸材量極矣使仲見帝王之道識興國之禮則天子之國不衰諸侯之國不盛如曰不然請有所說仲之相齊及齊強當則合請其君恢復王室節正諸侯君若惑之則引禍福以喻之如約諸侯之說君既聽矣然後約諸侯曰今王室將卑諸侯更強文王風化殘削向盡武王疆域割奪無幾禮樂不知其由征伐何因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勉日夜望振兵威可臨列國得與諸侯會盟一旦能新復天子之正朔更定天子

之封畿上奉天子復先王之風化下令諸侯復先王之制度以爲何如若皆不從我則以兵先臨於魯魯不敢不從魯從則與魯西臨宋鄭宋鄭從則與三國北臨燕衛燕衛從則與諸國西臨秦晉秦晉從則與七國以尺牘約吳楚吳楚從則天下無不從之國然後定約若有果不從者則約從者曰吾屬以禮義尊天子以法度正諸侯使小國不常患弱大國不敢怙強此誠長世之策若天子國亡則諸侯交爭兵戈相臨誰爲強者則安得世世禮讓相服宗廟血食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子今其國猶豫宜往問之若不從約則與諸侯率兵伐之分其疆土遷其子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社下爲諸侯廣子孫之業上爲天子除不順之臣何如此則諸侯誰敢不從然後定天子封畿諸侯壇城輿服器玩禮樂法度征賦貢輸自齊魯節正節正即定乃共盟曰有貳約者當請命天子廢其驕凶以立恭順廢其荒惑以立明哲敢不聽者伐而分之如初約制定於是諸侯先各造邸於天子之都諸侯乃相率朝覲已而從天子齊戒拜宗廟禮畢天子誓曰於戲王室之卑久矣予不

敢望皇天后土之所覆載將曰暮早謀於諸侯不可則願全肌膚
下見先王今諸侯不忘先王之大德不忘先王之忠烈共力正王
室俾予主先王宗祀予若昏荒淫虐不納諫諍失先王法度上不
能奉宗祀下不能安人民爾諸侯當理爾軍卒脩爾矛戟約爾列
國罪予凶惡嗣立明辟予若能日勉孱弱力遵先王法度上奉宗
祀下安人民爾諸侯當保爾疆域安爾人民脩爾貢賦共予郊祀
予有此誓豈云及予將及來世予敢以此誓誓於宗廟予敢以此
誓誓於天地諸侯聞天子之誓相率盟曰天子有誓俾我諸侯世
世得力扶王空使先王先公德業永長諸侯其各銘天子之誓傳
之後嗣我諸侯重自約曰諸侯有昏當如前盟若天子昏惑不嗣
虐亂天下諸侯當力共規諷諍諍如甚不可則我諸侯共率禮兵
及王之畿復諫諍如初又甚不可則進禮兵及王之郊終不可則
進禮兵及王之宮兵及宮矣當以宗廟之憂咨之當以人民之怨
咨之當以天子昔誓咨之當以諸侯昔明咨之以不敢欺先王先
公告之以不敢欺皇天后土告之然後如天子昔誓如諸侯昔盟

使管仲能如此則周之天子未為奴矣諸侯之國未則亡矣秦於
天下未至是矣如曰仲才及也君不從也仲知及也時不可也則
仲曾是謀也乎君不從也歟仲曾是為也乎時之不可也歟况今
日之兵不可以禮義節制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輩欲何為乎

贏秦論

劉蛻

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謂不用聖人之道所以
亡也嗚呼秦亡自亡也安能焚書為秦亡耳天下不用秦如聖人
之道故秦不得其道而用也當其時天下一家而尊己外無非心
之人故深法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去法以禁人之善是則果習天
下之離心而背己也豈秦區區之心歟蓋天必以秦之強暴非大
敗無以叛其四海之心故先絕其事君敬長之術而後從天下以
亡其天下焉夫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而秦終無自焚之
心也且聖人官先自藏其書是秦未始有焚書之心聖人之家先
有其心矣故曰秦亡其自亡矣且聖人之道與天地合其久與鬼
神合其微則不得毀置之在秦也然矣陶唐氏之水前有聖人之

化後有聖人之觀而後民知事君敬長之術自秦之火前聖已遠後聖不作而其術不數世亦已成矣豈非天之欲有絕而先絕其術欲有立而先立歟今或怨秦之火不全其道也不知秦火息矣

蕭何求繼論

程晏

讀漢史者多曰曹參守蕭何之規曰醉以酒民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其為漢之一賢相也至矣哉論曰非也暑牛之渴也豎子飲之淳淖之汚牛渴已久得淳淖之汚寧顧於清冷之水乎設使豎子牽之於清冷之水則將乎腸中之泥也牛然後知淳淖之汚不可終日而飲之百姓罹秦之渴已久矣蕭何曰吾所以為法律是權天下之草創也吾不止此將致君為成康之君使民為成康之民是牽民於清冷水也曹參曰荒於酒惠帝訊焉參調於惠帝曰高帝創之陛下承之蕭何造之臣參遵之陛下垂拱巨等守職惠帝以為是也民又歌之也嗚呼漢之民以漢之汚愈於秦之渴不知牽於清冷之水將乎腸中之泥也蕭何之傳曹參也若木工能構材而未果覆而

終者必待善覆者成焉何既構矣謂參為覆者參守其構而不能覆徒欺君曰陛下不如高帝巨參不如蕭何善守可也何廢作哉若不可以為廢作即文帝除肉刑不為漢主仁聖之最也參不能致致其君於成康之政不知已不能覆何之構而荒於酒幸不同義和之誅貪位畏勝飾惰言以惑君也孰名為賢相耶吾病漢史以蕭何為善求繼以曹參為堪其後故為論之

四維論

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彼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為非也然則是二者果義與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從枉與羞為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曰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

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則為此言管氏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六逆論

柳宗元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凌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凌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者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妨之其為理之大也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

大本也為書者執斯言者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是矣自中人以降守之是以為大噓而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踈吳起乃危親不足尚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亡舊不足尚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始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論建一言立三辭則疑竇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濕然而以致於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讒言相與羣而啾啾以為狂為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矣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而空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善者之罪也

辨私論

牛僧孺

近古之人所謂私者謂為私於利苟處於送有潤其屋者也其以為斯皆小人之私非聖賢之私也夫聖賢無私而不自知其私也何者必公其身而私於人是不私一身而使天下私之也胡以言

之夫嬰兒見保傅之母則嗔然而識非有知而親之利其乳而私之也。樞馬見廝養之夫則奮然而嘶非有知而親之利其芻粟而私之也。夫天下之人非復乳技樞馬之愚也。苟有公其身而利之者。勢不利而私之乎。故賢者良臣必私天下而公其身。故天下之人皆私而親之。暗君愚臣必公天下而私其身。故天下之人皆公而疎之人。疎之者多天下飲其高也。雖矣昔大禹之手足胼胝是公其身於治水也。卓陶之諄明彌諶是公其身於規諫也。傅詒之對揚王庭是公其身於輔佐也。周公之吐握勤奉是公其身於禮賢也。宣父之作春秋刪詩書是公其身於垂教也。故有夏之人思大禹之功有虞之人思卓陶之直有商之人思傅詒之政有周之人思周公之勤有道之人思宣父之教。或開國尊其祠而私之。或建祠飾其像而私之。至於商辛之聚財虜靈天下之利私於己也。故天下公而疎之。秦皇之廢棄諸侯是以天下之爵私於身也。故天下亦公而疎之。故武王公天下之財而散之。而天下之非庶皆私而親之。高皇帝公天下之爵而封之。而天下之英雄亦皆私而

親之。是以自私者人公而亡也。自公者人私而昌也。夫聖賢非必公其身私在其中。不得不公也。天下非必私於一人。公在其中。不得不私也。余謂亡國之君王家之臣士身之人。俱不得其道也。非聖賢之無私也。

自明誠論

歐陽詹

自性達物曰誠。自性達誠曰明。上聖述誠以啓明。其次考明以得誠。苟非將聖。未有不由明而致誠者。文王周孔自性而誠者也。無其性不可而及矣。顏子游夏得誠。自明者也。有其明可得而至焉。從古而還。自明而誠者。最矣。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爲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宣。臧明之於誠。猶玉之待琢。器用於是乎成。故曰玉不琢不成器。器人不知道。器者隱於不琢。而見於琢者也。誠者隱於不明。而見乎明者也。無有琢玉而不成器。無有用明而不至誠焉。嗚呼。既明且誠。施之身。可以正百行。而通神明處之家。可以事父母。而親兄弟。游於鄉。可以睦閭里。而寧訟事。行於國。可以輯羣。臣而子黎。吐立于朝。可以

上下序據於天下可以教化平明之於誠所恨不誠也苟誠也蹈水火而罔害彌天地而必登豈止君臣鄉黨之間乎父子兄弟之際乎大哉明誠也凡百君子有明也何不急夫誠先師有言曰生而知之者上也所謂自性而誠者也又云孝而知之者次也所謂自明而誠者也且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夫然則自明而誠可致也苟致之者苟自性而誠異孤而同流矣知之者知之委之者知之

論相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及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為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臣隨文帝相王來和董救入亦言當為帝者後莫稽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帝通為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為柱國公侯相龍交矣二臣以一女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楊氏之禍耶為福耶

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為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相為大儒矣

卜論

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乎人心五福首壽壽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吐文元和於介蟲為長而壽古之聖者刺而脰之觀其刻書定吉凶殘其年勦其壽既勦殘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王之謨盛衰之請之而天裁之脫其肉鑄其骸精氣存於無物而真海發乎焦朽不其友耶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天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徵豈合其明乎壽靈來而徵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骸而決狐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湯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於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劍者不成則屠其毒而焚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蓋不祥

器也其神者躍為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烟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為神固無恙然是亦為怪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鍾鼓器械必興奏之豈神明貴殺其擅腥歟令亡其禮未聞臺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上茲陰陽之流皆妄作也夫索壇墀而布精誠求福之來緬不可致耕夫蠶婦神一草木禱禽畜鼓舞而舞之謂妖祥如荅實歟妄歟儀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為至矣揚子雲為太玄設卦辨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揚子雲又為一書可然則象數之變其可既乎專在道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著龜乎又焉徵夫鬼神乎子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文粹卷第三十五

文粹卷第三十六

論丙 總九首

吳興姚

鉉

箕

文質

人文化成論

質文論

文章論

經旨

編年紀傳論

卜世論

春秋無賢員論

秦穆謚謬論

叔君

太甲論

籙國

吳季札論

人文化成論

呂溫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美者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三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氣節宣或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實員為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子遠汝弼獻可扶否此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過之以禮

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
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美
其在效乎而近代諛諛之目特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
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常冕服章句翰墨爲人文也遂使君人
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威儀以求至理坐吟詠而待升平流蕩
因循闇而未悟不其痛歟必以旂常冕服爲人文則秦漢魏晉聲
明文物禮縉五帝儀繁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衰亂之多
也必以章句翰墨爲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綺靡淫編簡
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亡之速也覈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既如
彼較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
不云乎文王以文治則文之時義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未流雕蟲
小伎側雜其間乎

質文論

李華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
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

而變之故上無暴主無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
謂易知易從之禮非醜醜醜醜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
茨去盛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則固則
愚其行也禮則天下愚極則無文則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
行也潤者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
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於
詐之病也無因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
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連連不其昭歟前主之禮由茲百家
之言由益故入專一而不爲詐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
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僞無由明天下浸
爲��池蕩爲洪流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脩德以治天
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啓子禹孫
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爲舜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
夏之四獄而弄泯愚弄闕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
後復原是觀之則聖有謨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

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
明矣漢氏雖歷產祿天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心一舉而安
且漢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強倍於羿浞安漢至易
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遠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爲亂遠則徐奄
並與夷多難復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
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國周虛空速昭王南征不
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恒爲高法官備職爲備數四時盛祭車服
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帥之衆大聘小聘朝
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親謁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亡記云周之
人強仁窮賞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衰失
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爲將求致理始於學
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子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又樂石之方行
於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之說讖緯之書存而不用至
於喪制之縟祭禮之繁未可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
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向於相教

因循而不敢失於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褒叔
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伯故龜筮之信而陳僕句使不仁之人萌
芽賊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
不習可也則煩瀆日亡而易簡日厚矣海內之廣億兆之多無聊
於煩彌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而
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
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
施勞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爲政者得無以爲惑乎

文章論

李德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
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繡珠綴玉不得爲金璞之寶矣
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
繁奏必有希聲竽幼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迴伏凌也觀
之者不厭從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入聲蓋
謂是也近世詭命唯蘇廷碩叙事之外自謂文章才實有餘用之

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其工百則未遠夫荆
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自高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
言規矩之內未可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
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
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
於音韻曹植七哀詩有個泥蒲依四韻王粲詩有攀京安三韻班固
漢書賈及當明詞賦多用協韻附與元勳在漢學信是也意
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三韻二十韻
考今之文自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耦者故
篇無足曲詞寡累句登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又
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即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
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摸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
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文歲今
載於此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忽悅而來不思而至行軸得之澹
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龍成器者為之錯以
金翠美質既彫良寶斯棄此為文之大旨也

編年紀傳論

皇甫湜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至今無
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蕩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異
以為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
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夫是非與聖人
同辨善惡得天下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
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析皇極辭不足以杜無窮雖為紀傳編年斯
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年月以月繫年時以時繫
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
廢年不可闕故書也觀其作傳之章將以包該事迹參貫話言羅
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必新制度而馳才力焉又編年記事
束於次第牽於混并必舉其大綱而簡於序事是以多闕載多逸
文乃別為著錄以備書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則有
尚書左傳之外又為國語可復省左史於右台外傳於內故故合
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於是革舊曲開新程
為紀為傳為表為志首尾具叙述表裏相發明庶為得中將以垂不

朽自漢至今代以更八年幾歷千其間賢人摩肩史臣繼踵推
今古之得失論述作之利病各耀聞見競誇才能改其規模殊其
體統傳以相授奉而遵行而編年之史遂廢蓋有以也唯荀氏為
漢紀裴氏為宋略強欲復古皆為編年然其善語嘉言細事詳說
所遺多矣如覽正史方能備明則其密漏得失章章於是矣今之
作者苟能遵紀傳之體制同春秋之是非文敵遷固直如南董亦
無上矣儻捨源而事流棄意而徵跡雖服仲尼之服手絕麟之筆
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顧其書何如哉

上世論

孫何

周成王定鼎于郊廓下世千卜年七百夫帝王括囊宇宙位重
憂崇天生利民非樂兆民之上故君民者遇夫聖則禪之不遇則
以子繼之堯之放姪舜之放禹之子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
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真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
之道而反卜年卜世耶必也欲求其詐莫先德義貽厥後世天人
祐之豈非無窮也哉何三十七百年世之有若右其上而左其德
俾乎厥後恃年世之永久必輕乎德義若此之謀非君子之道也
昔太戊懼戒而盛帝辛恃瑞而亡在此不在彼豈不知之而卜年
卜世者乎

春秋無賢臣論

孫何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為五等五等之下臣為陪臣陪
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義猶大父也
夫為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
侯忠於天子則忠孝兩全康又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
弱周以強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
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非孝
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辜恩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相
文雖以為霸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陳之贊管晏雖有其功何能
諫之而有反坫毀孔之惡于時風教大壞海內焚如天不能陰隲
下民降大聖以為木鐸厭國七十餘說而不遇奔走齊魯宋衛之
如反若喪家之狗知不可訓慮後世不懼乃修春秋明向背其有

甚者或夷之或狄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失社稷者不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怪謂春秋亂世豈不如然于時人不堪命何耶無賢臣哉予爲此論警衆士大夫多稱之遂聞驩報報徵而奇之或謂可刊金石訓乎今後既而喧傳則有難僕曰春秋豈乏賢者子謂之無激之耶鮮之耶柰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蓋以木貞取之以王道取五柔朝猶罪人

秦穆謚繆論

皮日休

聖人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焉不先用不德以見其德焉苟如是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觀者將死而方救噫其亦不仁矣以高辛之仁化用一執擊擊之不善天下之民捕堯以爲君以唐堯之仁化用一鉉鉉之不績天下之民諫禹以爲功夫如足執之與鉉是也高辛唐堯誠用之非先置也推其誠而用之人民尚倍之如是况先置者耶當晉獻驪姬之亂後矣齊卓子之死餘重耳在

翟夷吾居秦以秦穆之力制翟而安晉其能必矣夫重耳之賢也天下知之又其從者皆足以相人國趙衰之謂如先立之必能誅亂公子去暴大夫翼德於成周宣化於汾晉而穆公乃取公子執掌之言謂公子執掌曰君若求置晉君成其名於天下則不如先置不仁者以稱刃中矣乃先置夷吾是爲惠公公之入也皆內外之略謂許里克以汾晉之田方百里不敷負蔡之田方七十誅本立之臣惠公二年春殺蒸先父之室謂惠公蒸於獻公故生民與誦而子殺于晉謂十五年惠公本懷公於高梁嗚呼致是也非晉人之罪抑秦人之罪也夫摯立以年不善而去鉉用三載弗績而誅况害也大矣今之學者以秦穆爲繆尚疑其謚得斯文也可以謚繆爲定

太甲論

陳越石

殷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爲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臣必當如是淺於國者之爲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

臣之節豈如是耶君上之不肖與賢皆豈臣下之有不知耶擇其
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爲不明因而放之令其自新如
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舛時乘之龍待駕於臣之業何
如哉況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詬以損其身則弑君
之謗消無自矣陳子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
者也知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泥泥接踵弄弄比有君可放乎
哉其後新取於西魏成於東自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
不周其終也未嘗不拜不泥皆取伊周以爲鳴矢也孟子曰無伊
尹之心則篡也有百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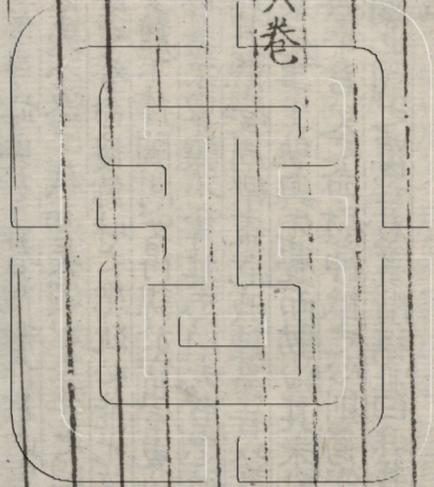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於舊史氏竊謂
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篡君殺非仁
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感焉夫
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
立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大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

所屬故篡服嗣位而不私大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
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
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大伯之讓是徇名也
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內至遂錯命於子光覆
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開達博物慕義無窮
向使當壽夢之春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荆蠻則
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於窟室東諸何所施其匕首嗚
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
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舉慮危戚鍾昌若以蕭牆爲心社稷是恤
復命哭奠哀死事生孰與先禮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挂劍
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于嗣是
絜已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
其孰生之哉

文粹三十六卷



文粹卷第三十七

論丁摠十一首

兵刑

守在四夷論

守論

吳興姚

鉉

纂

臨御

機權論

王言論

戰論

斷刑論

諫諍

忠諫論

英傑論

變惑

近倖論

稟論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得故令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太自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略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耀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一國之人思親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論非道昌則不見敗而有亡也况四夷之攻至難

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聾國人之攻以秘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故觀日月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悅而思受也聽鼓聾則驚而思備也遇秘隱則懵而思迷也逢相害則畏而思歸也見相親則惑而思近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喜而思鄰也攻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鑿鑿而異也且王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憂捨淑德而變末嬉是色攻而亡也商捨德音而耽愔愔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斂攻而亡也秦皇捨儉節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用刑臣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王者皆以守身不謹為嗜慾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自

以為大戎所滅僧孺以為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頻舉為烽噉噉天下空於扞軸加以聚斂色攻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於晉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謐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減半然後戎夷乘間敢有窺窬可謂四夷先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先守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其身但令四夷自守豈不防戎狄在其國中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狄哉沈君成雖舉守四夷之守而不書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略實非垂範之言也敢因文字以附簡編之關

守論并序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西東兵自守反修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自之政是使逆輩益橫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缺鉞鈍含弘混貸煦育逆孽始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麻苴弄周思以為宿謀方且鬼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後蹇頓顛頽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以北蟠城數百

金堅曼織角奔為寇伺吾人之顛頽天時之不利則將與明伍羅
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擄取而
乃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為後世子孫此其營窟根此復何也今之議
者咸曰夫強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樹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
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
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
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
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關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
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言守恬而不可王侯通爵越錄受之
覲聘不來机杖扶之逆息虜虜皇孀之裝綠彩飾無不備之是
以地益廣兵益強潛擬益甚後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
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洋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
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
蜀躡而和之其餘混頓軒輿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
不忘前英後傑文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

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
之是以教台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
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
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此非而反用以為經愚見
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郡之術永戒之哉

戰論 并序

杜牧

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控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
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必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
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客辭相貫高山大河盤互
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
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
北則不可河北既廣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
然夷狄敬為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
一支兵去矣河東明堂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

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必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膾臙徹于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掛牌於是盡剽吳越荆楚之饒以資兵戎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脩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窳榮逸爲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剝弱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益發則疾敵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懸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必禪操其餘藏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廢兵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其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卜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

金縢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摶奇外死勤於戎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却而去延視刀鋸菜色其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個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恍惚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益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甯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諛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本傳于士大夫非偶言而已

斷刑論

余既爲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余不得已爲之言

柳宗元

焉夫聖人之爲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僞也使秋爲善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怠春爲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懈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爲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所以措而化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執吾道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善者身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爲天時之可得順天時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所謂天也非所謂天和也是亦必無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誦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不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搖

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陵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入之經也是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爲非常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効之者惑也果以爲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一者強名也曰當斯之盡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爲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拂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矣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

愚生虫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機論上

馮用之

機者機也經緯天下織綜人事而已矣機者微也發之至微用之至廣大人行之則合於道細人竊之則借於亂合道所以濟世階亂所以滅身濟世機之利者也滅身機之害者也知利而不知害雖去其害害必悅之知害而不知利雖就其利利必違之知利而不知害知去而知就其惟聖人乎文王武王知機之君也箕子周公知機之臣也夫三才設位而機行乎其中矣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善用則集乎百祥昧用則來乎百殃故天之一發龍蛇為之起陸人之一發天地為之反覆范蠡善用於勾踐以之克霸無極昧用也楚國於焉殄瘁至哉斯術也莫不以合義為本趣時為用苟悖於義則悅隨者寡未逢於時則慮其事藉其取與離合之際可謂神矣雖離婁之目不可視烏獲之力不可制南金之利不可斷迅雷之聲不可及夫神器至重也竟不與子而禪於舜蓋取聖之機也舜不讓丹朱而復禪禹蓋取時之機也兄弟至親周公離於管

茲取賢之機也秦越之疏嬴氏合於由余取霸之機也設令堯與丹朱而棄舜億兆之心竟歸於虞則不謂之聖帝矣舜忘大義而顧小節不承堯而禪禹則不謂之明君矣周公曠管蔡而不戮必墜文武之業則不謂之賢臣矣秦伯鄙由余而不用必失四方之士則不謂之霸王矣天下雖聞之而不可知雖見之而不可測善為國者如偃師焉民如幻也欲之動欲之靜機在於我豈當不悅乎善為君者猶造父焉人猶馬也欲之東欲之西策在於我豈有能違乎經曰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富哉是機也我以天下為親為子夫下孰不以為我為親為子乎夫然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聖人之旨也則知欲安者必先安於人欲利者必先利於人能安人而人不安之能利人而人不利之者未之有也漢祖入關不行殺戮善安人也秦室寶兒身系分士卒善利人也卒收天下之心享天下之富此聖人之作也項籍反是而三不亦宜乎善為臣者不厚於身而厚於君不潤於室而潤於國厚於君忠也潤於國公也既忠且公君其薄之哉民其怨之哉

祿位其去之哉雖不厚於身而身自厚矣不潤於室而室自潤矣此君子之爲也節侯處位而舉淮陰厚君者也入秦不取金殿而取圖籍潤國者也故能位冠三傑聲流萬古韓信忌刺酈生逐田橫欲有功而自厚貪賞而自潤終貽伊感靈靈生擒夫域中至大之謂道天下至隨之謂機有道無機守死而一身獨善有機無道好謀而惡倫收斂伯夷叔齊守死也豈謂境兆塗炭俟周武哉李斯趙高好謀也豈知刑政酷毒失民心哉機道相須盡善盡美然而發機之要實資於時故進而得時亦機也退而得時亦機也取而得時亦機也捨而得時亦機也語而得時亦機也默而得時亦機也進得其時則有利伊尹平湯是也退得其時則無悶二疎辭祿是也取得其時則必獲甘羅陟相是也捨得其時則元吉秦伯去吳是也語得其時則見信傳說是也默得其時則保身微子是也故進不相時則凶是錯所以見誅也退不相時則禍自起所以伏劍也取不相時則招吝許伐鄭也捨不相時則有悔虞棄蹇也語不相時則殆辱薛治諫其君也默不相時則受謗子家從其

賊也所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得其機則仇讎變爲心腹況其恩者乎失其機則親昵反爲勍敵況其疏者乎齊桓用讎能盡管仲之謀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衛懿好鶴失於巨下之望國之有難士卒不戰夫如是則一得一失易於反掌一興一亡疾如旋踵爲國家者可不務乎或曰老氏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然則智非機耶機非智耶答曰機者生於智者也智者隨其性者也大人君子得其遠者大者爲而不有功成不居使天下熙熙然若登春臺如享大年不知帝力故爲國之福非謂其無慮無思兀兀然如草木鳥獸而能治國者也細人曲士得其小者近者嗜欲駁善焉若伐在焉是非生焉爭鬪興焉故爲國之賊聖人慮百世之後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垂此玄言蓋抑揚之旨也且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不仁之仁豈非機耶國不用機以克永世匪我攸聞夫茫茫六經萬機之圃昭昭前史萬機之鑑仲左云知幾其神乎有言哉有言哉

大哉鼓天下之動成天下之務反於常而致治違於道而合利非
權其孰能與於此乎夫權者適一時之變非悠久之用然則適變
於一時利在於悠久者也聖人知道德有不可為之時禮義有不
可施之時刑名有不可威之時由是濟之以權也其或不可為而
為則道德如畫餅充飢矣不可施而施則禮義如說河濟渴矣不
可威而威則刑名如治絲而棼矣豈惟乖理適足資亂故用權之
際道德可棄禮義可置刑名可弛及乎發號施令如風偃草衆知
嚮方莫敢不服與夫道德禮義刑名之功又何異哉雖曰棄之置
之弛之蓋殊途而同歸也故權者國家之利器也輜重可離而權
不可失兵食可去而權不可無迅雷發則羣物驚為大風起則萬彙
振嚴霜冽則衆木落遲日昇則百卉秀孰為此者天地也天地尚
或用之而況於人乎夫休祥不見則中庸之君不能力行而躋於
聖豈微不作則殘暴之主不能革心而至於道福其善君子所以
知勸禍其淫小人所以知戒夫天之德至仁也地之道無私也至
仁則不傷於物何乃行肅殺之令乎蓋秋不殺則春無以生矣無

私則不黨於人何乃垂災沴之變乎蓋惡不殫則善無以彰矣一
張天道乃長一懲一勸天道乃遠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是
以君子則而象之體而行之故當不合用而用不合棄而棄不合
賞而賞不合誅而誅者皆從權而制宜也聖人以神道設教俾民
日用而不知權之時義大矣哉高宗知傳說之賢欲委之代天取
於阜隸之徒儀於百辟之上慮群情弗協事難以濟故稱夢得賢
相乃刻像而求之商之中與賴善權之主也文王知太公之賢欲
擢居輔弼搜於屠釣之間致於三公之上庶士靡靡非未適從故
稱天遺我師乃出畷而獲之周之永年賴善權之君也此二君苟
懼設詐之損德固執信而循常則傳嚴虛老而莫伸渭濱沒齒而
不用棟梁斯壞其何以與夫權之大端在於利害而已矣利害而
害一善之何傷害百而利十利之必亡苟善於事雖鄙俚之議君
子懼之苟利於後雖先王興教達人抗行也子雖至親西伯食其
肉不然則死於姜里也父雖至尊沛公索其羹不然則臣於項籍
也西伯非不慈蓋子已死不食則己身亦斃沛公非不孝蓋其父

為虜奔起則己身亦降又何益乎能捨無益之慈若成莫大之基業大人之權變不可得而聞也夫是非未明向背未定成敗未測取與未決當此之時行權之時也故權可以明是非定向背測成敗決取與讓直布衣見景公委之以兵柄斬一寵臣三軍畏懼克成其功也孫武被褐謁吳王吳王試以教戰戮三嬖妾衆女整齊卒顯其能也易曰巽以行權巽風也風行也無不可動之物無不可往之所權之用無不可治之時無不可成之事昔晉文公見天三子河陽諂則諂矣而夾輔之勳垂於史冊魯季康諫楚子以兵刃恃則恃矣而盡忠之節著於春秋夫事有先奪而後與先順而後取太甲不治伊尹放之俟其改過而反其政公子光謀亂伍胥避之乃進專諸以成其志然後盡事君之節雪殺父之冤不其偉歟夫乾坤之道易簡也而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能父故王公設權以固其國知變以馭其民善馭者視人如嬰孩悟之誘之莫不宵悅不善馭者以民為規矩謂方圓定矣不能苟合善權變者如弈其焉或取或捨或進或退無固無必皆任其勢也捨非資

敵蓋捨小而取大退非法彼蓋進損而退益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得非權之難耶觀其相魯君於夾谷挫齊銳於罇俎當是時齊侯強而不強魯國弱而不弱聖人之智不亦多乎夫獸廢爪牙則充群獸之腸矣禽鐵羽翮則供衆禽之羞矣人失權變則為英雄之資矣三十輻之車制之者柁萬乘之國統之者權五賊在心神至聰而莫測三盜既與物雖衆而皆覩至哉如離而終合始逆而終順始非而終是始失而終得權之旨也或曰機之與權同乎異乎對曰異也設於事先之謂機應於事變之謂權機之先設猶張羅待鳥來則獲矣權之應變猶荷戈禦敵當其勢也知機而不知權者得於預謀失於臨事知權而不知機者巧於臨事拙於預謀知機而知權者帝霸之君也王佐之臣也自五帝既降捨機權而能治天下者未之有也

王言論

李德裕

夫帝王與羣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惟在簡而當理雄辯

不足以服姦臣之心惟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將軍言郭解家貧又曰衣布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善口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姦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余麻事本朝弼諧一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聘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為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辭豈唯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濤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姦人之雄遊說之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為人臣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英傑論

李德裕

帝王之任英傑皆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禮貌則然示為用駕御之術惟漢祖盡之黠布歸漢高祖方踞牀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帳飲食從官如漢主居布又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以大將軍之貴而殺人甚厚之此不得不絕大漠而湯置鞏化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卧起而稠人

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天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事不同也不可以繁飾禮飾貌浮詞足言宜乎洞開胸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因結其心雖踞洗召之不為薄矣祿山夷狄之誦詐者也非將門英豪莫萊奇傑其戰鬪之氣擊刺之材去關張遠矣天寶末受重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內殿西序雞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厲階至今為梗蓋恩甚驕盈以至於此儻以徒隸蓄之豈有所恨

忠諫論

李德裕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為惡多矣畏天下人知之將謂諫已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也如晉獻非驪姬寐不安齊相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也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其辭訐考叔啓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大鴈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群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為主白馬

令言帝欲不帝劉李二人各不激主之怒自有其名其聽從固
不可得此所謂計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
勿頸血汚車輪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
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者之道在於婉矣唯英主必
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
高祖擊蕭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曰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
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世名臣王石泉居相時以子為眉州司士
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
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近倖論

李德裕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遠於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
人可去而不可改者其弊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欲深桓靈之
王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
侯覽張讓所以得蔽君也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擗鼓之娛微
行沈酒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共歡石顯張敞所以

得盡政也惟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
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表章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
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
類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璩蘇宋以
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不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
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知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
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稟論

元結

元子夫寶中曾預議於諫議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
曰諫議散竟者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
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諫何若大夫問謀對曰得稟婢
一人在人主左右以稟言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部
侯侯家得稟婢寐則稟言則侯輒鞭之如是一歲婢稟如故侯
無如婢何有夷奴每厭勞辱寐則假寐其言似不怨主而若忠信
侯聞問之則曰素病寐中稟言非所知也引稟婢自辨辭說

云云侯疑學婢鞭之不止見之鉗之奴寢愈甚奴於是重覩侯意
先事寢說說侯之過警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知侯禍機因
寢奴之先扣侯門諫侯以改過免禍侯納客為上賓復其奴命之
曰寢良氏子孫世在干師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寐言以規諫人
主俾悔過追候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司諫大
夫乃歎曰嗚呼吾謂今之士君子曾不如卻侯夷奴耶

文粹卷第三十七

文粹卷第三十八

論戊揆二十首

吳興姚 鉉 箕泰

前賢

夷齊四皓優劣論 蘇頌

三不欺先後論 呂溫

失策

漢斬丁公論 岑休

三贊論 李華
表益以周勃為功臣論 李德裕

降將

張辟強論 自書

李陵論 自書

蘇頌

佞臣

張禹論 李德裕

省試夷齊四皓優劣論
論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取當年而節莫覩故發義以立志從
道以成功激清一時流譽于古然立志者必義也成功者必道也
資於義而志可明徵於道而功可見志以立節功以成名名之成
昭其道也節之立昭其義也能繫其身後代有準非夷齊孰能利
其國當時繁賴非四皓故揆而度之優而柔之循其事而理於是
乎在考其功而論於是乎著蓋周德既廣則夷齊讓國而歸焉漢

業既興則四皓受命而出焉天之棄商矣諫武王正臣禮也人之
戴漢矣護太子忠主道也忠之所存者大則正之所行者高高而
能行者節所謂立也大而能行者名所謂成也若夫志士仁人將
合而已進足以成退足以立用足以兼濟否足以獨善不辱其身
則安食其粟不降其志則言采其薇墨台氏之子不屈也嬴之德
衰則噉穴全生劉之德盛則衣冠就列夏黃公之徒知時也舉其
成事各同乎其成矣究其立事各異乎其立矣深惟終始敢無優
劣統而論之其美也一別而叙之其跡也二棄身以遂志夷齊之
烈矣愛國以屈身商皓之行矣曰若稽古以質乎四皓見賢於子
房夷齊稱仁於宣父與其稱仁於宣父不猶愈於見賢於子房哉

三不欺先後論

呂溫

昔宓子賤為單父也不忍欺之國僑為鄭也人不能欺之西門
豹為鄴也人不敢欺之此皆為政不同同歸于理作幹事之稱首
貽牧人之經範汪洋古今輝焯圖史窮理而語固有優劣擇善而
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手賤仕衰亂之魯而邑偏強齊仗義為城

池倚仁為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顧之遺黎渙離形檢妙用心
術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感而動之陰陽運
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
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恭爾位役智利物飭躬勵俗守之以
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
求人不敢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修茂績身
為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厥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
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
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
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伯之吏也誠不
足至於智知不足至於威大小之間朗然可見然而事在折衷理
資漸致德宜全舉道貴兼通必也修誠而棄智誠未至而政理或
虧任智而廢威智未周而暴亂將起不若兼而行之迭收其效一
之日二之日刑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敢欺三之日四之日智達政
成使人敬而不能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孚誠格使人感而不忍欺

以寬濟猛同二氣之和平自邇陟遐比三才之具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統其宗極而姑定優劣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莽不同年而語矣

二名臣論

李翰

或問於翰曰昔諸葛亮擁膝南陽為梁甫吟自比管仲樂毅州平元直以為信然雖涯量空規而遺迹可見夫此三名臣者亦有優劣乎願聞其說翰辭不敢對至再三固請乃得已應之曰豈易言乎豈易言乎夫小者不足以論大近者不足以量遠奈何此議大賢然執律管者可以候四氣之微測日昃者可以知千里之度察微觀者由虛者實權衡者言象於斯矣如僕所揣則管不迫樂孔明其伯仲之間耳曰何謂其然也昔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冉雍定霸尊周勤王功其懋哉仁亦至矣孔明收荊州散敗之餘建策通吳合從破魏奉先主西入劔門下車而三分天下翊戴後嗣續修舊勳刑政孚於偏方威德振於中夏雖短祚中古而王業治成樂生一為燕將總勝齊師挫劔於二城之間狼狽於

兩國之際軍不振旅身卒犇亡子獨推而崇之冠於二賢之首誠所未諭其有說耶翰應之曰子之所聞者未敏語功則倍然語才則不爾夫才生於代功與運成固有才優而功微運合而才劣先當格以道德覈於終始審其邪正觀其去就然後事可明也夷吾當飭亂之時輔有過之主功濟諸夏澤被生人信為美矣然微功事雖務入之情速矣肆者越禮盈量之意見焉故仲丘雖稱其仁終小其器止於霸者之佐殆非王臣之良孔明從容三顧後起籌畫必當締構必成事也而葉厚主關而國治兵弱而強鄰畏服功大而本朝不疑斯亦難矣然窺其軍令跡其用法必使中原可復然後厚賞實刑玄德常備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之卒致喪敗斯所謂齊於事而未全於道得諸已而未審於人樂一戰舉齊二城未下從之以德收之以禮捨權變於攻取之際行王道於軍旅之間事雖不成業亦大矣向使昭王不死惠王不疑則其功未可量也夏侯太初論之詳矣及其逃燕之責亡而奔趙趙王問以圖燕之策樂生流涕而對曰臣昔日之事燕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

也千秋萬歲臣尚不敢侵其臣讓而况謀子孫乎因棄祿曾道善乎長者之言
謂懷德不齊其蔡周身不違於道比諸三才亦優哉王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
豈生人之所制安可以功業之成敗斷才能之短長耶且夫運有通塞命有修
短蓋天意也豈事乎昔韓信將伐魏問得不以周叔為將乎聞不用乃大喜
向使魏人用之則漢師不致濟河矣然則周叔之才亦韓信流亞
也終湮滅而無聞焉古之大才而功不著者亦何可勝道哉翰長
兄御史君體純至之德負經遠之才常感憤於周韓之間嘯詠於
管樂之際守之以忠信文之以禮樂蓋稱詩之大略以康濟為己
任進逢國難謀猷不行退有家艱哀毀過禮官纒元士命止中年
位不登於廟堂各不書於史冊斯才也斯運也誰見三分九合之
優劣辭燕對趙之去就哉由此觀之斷可知矣問者歎息而退

三賢論

李華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未獲嗟夫遐叔謂曰無世無賢
人其或世教不至論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辯况察者未之究乎鄭
衛方奏正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無彩聽者不達反以為怪譎之

音太師樂工亦失容而止曼都之安雜於憔悴被縕絮蒙蕭艾
美醜夷倫自以為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矜割其善
惡在遷政化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
也余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
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純天下劉之志行當以
六經諧人心蕭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憲智劉憲一物不
得其正蕭蕭呼吹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
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
蕭病貶惡太亟獎善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徇朋友之急
蒞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焉以謂王者作樂崇德殿薦
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於是作破陣樂詞是
樂也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
弟以學著稱乃述詩書禮樂春秋為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
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蕭以史書為繁尤罪子長不編年陳事
而為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

齊生人不錄文序續修以迄于今未就而致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其形容不與其言而見其仁劉被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鋼不可屈折當發興去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怕見詬於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爲人師矣學廣而不精其貫穿其最精者又文方復雅商之至當以律度百代而古之能者往往不立焉超絕孤厲不可謂不知者言也茂挺父爲官丞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首道邀使車後詞哀乞惟一涕下即日捨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方資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亦無憾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遊乎遊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人矣每見魯山則終日歎息謂余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使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庶乎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宇紹宗深明持操宇第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承子豐

守道而斷趙郡李岵伯高含大雅之業岵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丹族子惟嶽謀道沈邃廉靜染國高渾德源昂昂有古風弘農楊拯七挺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異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足皆慕於元者也劉在京下嘗寢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曰挺卿日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每有勝理必詣與談終日未返退而歎曰聞劉公靖言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未與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朗邁直真弟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廣敬叔堅明而粹范陽盧虛舟幼真質方而清穎川陳謙言上然淡而不猷吳興沈興宗季長專靜不逾穎川陳兼不器行古人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於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陽俊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內以爲德選汝南邵軫緯卿詞學標幹天水趙驍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各理河南源衍季融粹微而周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隣恢恢善於事理柳芳仲敷該練故事長樂賈至幼幾名重當時京兆韋收仲成

遠慮而深南陽張有略維之履道體仁有略族弟邈季遐温其如玉中山劉穎士端疏明簡暢穎川韓拯佐元行備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温良忠厚京兆韋建七經中明外純穎川陳晉正卿深於詩書天水尹徵之誠明貫百家之言是皆厚於蕭者也尚書顏公重名節敦故舊與茂挺少相知顏與陸據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驛邵軫洎華最善天下謂之顏蕭之交殷富源行睦於二交之間不幸元罷魯山終於陸渾劉避地逝于安康蕭歸葬先人歿于汝南無復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今病也余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忤云

漢斬丁公論

皮日休

忠之為稱也蓋欲委身以事主不以猜悞貳其心不以辯說貳其心不以疑懼貳其心者也有過諱於公不揚名於私豈猜悞之足入乎上有忌愈乎進不愈乎退豈辯說之足入乎上有間怯懼乎心不懼乎事豈疑懼之足入乎夫苟探倖生而仕者上有過

言未息而懼乎誅諫未再而去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不從之義然幸其生貪其祿是猜悞而貳其心也上有忌必蔽于心機媚于聲氣不思已之不聰而謂上之受謗不患道有未可而謂辯之足從不從辯而去是辯說貳其心者也有間去必倖彼愛取乎厚也必諂彼倖求其捨也有愛不可倖不可諂即苟而已矣是疑懼而貳其心者也嗚呼劉項之作也淮陰不以猜悞而去項乎淮南不以疑懼而去項乎曲逆不以辯說而去項乎去彼而就此果謂忠乎果謂不忠乎是利則存不利則亡者也則丁公臨敵捨敵無殺誠惻隱之者豈有猜悞辯說疑懼者耶有利則存不利則亡者耶與其不忠則彼三侯者謂淮陰是淮南王曲逆侯是也未可免鼎鑊之誅刀鋸之刑也是高祖斬之果不為當噫漢之初立本為無人丁公就刑未聞有一言而戾者將固之命也悲夫

表盜以周勃為功臣論

李德裕

表盜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盜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感文

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呂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
非罪見疑可爲長歎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知少帝非劉氏陳
平用辟強之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
此而階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未嘗
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逢順內守忠貞得不謂之社稷臣矣
其後絳侯繫繫清室蓋雖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
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楊子捕盜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
善哉賈生之說喻堂陛之峻高者難攀車者易委文帝感悟養臣
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袁公者難與並爲仁矣蓋
惟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忠於所奉害錯
之罪虐實於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之不昧矣

張辟強論

楊子美辟強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呂氏之情竒之
可也若爲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
因辟彊啓之向使留侯尚在必執戈逐之將爲戮矣觀高祖遺言

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爲相
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况外有齊楚淮南盤石之固內有
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
何至危懼必當直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爲將相之害哉漢高曰
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在呂宗矣向可背之厥後稱
制八年產祿之封植固矣若平勃二人盡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
歸呂宗及呂后之歿劫酈商以給呂祿計亦窮矣周勃雖入北軍
尚不敢言誅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當
才出於世豈受其結說哉嗟乎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
是而言平勃用辟強之計斯爲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沮
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爲必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晁錯論

李觀

觀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晁錯以姑自心吳王濞痛其非罪也
故直筆以議按錯穎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爲太常掌故以英詞
射策累擢爲中大夫及景帝即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

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
士是用剪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淠之反
誠有由然間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既立臣
節安附欲無爲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又狂夫
爲計料勝一舉遂搖長舌交構七國借誅錯爲名景帝無非常之
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異在紆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
是以察其來不爲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况景帝豈不知
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爲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還乃
獻歛長悲益爲天子之羞爾始高帝封淠於吳以誠東南之必亂
于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曆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國以絕
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鹿復駭盎之內可食初錯介然孤
立指畫高議大臣疾小臣怖人人束約各欲俾刃其父知其必戮
也而深病之錯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吾
不忍見禍及先禍死矣意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
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

見獲有晁錯用至忠之略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奈其
子所籌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
是沮其子爲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
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不遂忠
有不遂是臣不且亦何生爲賊由袁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
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李陵論

白居易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爲臣爲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
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將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
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
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其惑之
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幾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明譏又可乎
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
美狼曠殺麋者爲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
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

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暗喙君命挫國
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
前墮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追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
引范蠡曹沫為比文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豈非其罪魯國之羞未
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音免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區
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
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殺讎擊國家甚矣況乎雖不死無陵生
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
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答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
已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勿頸見志曷若
効節致命以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尤若怨國曷若忘身守死
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下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
德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于世刑不加親戰
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皆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
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各有死死或重於秦水

山生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
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
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不
其然乎不其然乎

張禹論

李德裕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咨於所敬之臣然臣
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雎山東之匹夫也入
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諫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
秦霸業之基以安國復嗣可謂忠於昭王矣能獨斷者英主也古
人言諫之欲多而斷之在獨蓋為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
之恨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不斷之於已
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
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
周宣箴申伯有孔碩之詩秦康送文公興如存之感況薄太后尚
存唯一弟薄昭而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

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與曲陽有隙乃
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
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
蛇鬪於鄭賜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尚方斬馬劍斷佞臣
頭斯為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雎為師表張禹為鑒
戒

文粹卷第三十八

文粹卷第三十九

議甲 總十一首

吳興姚

鉉

箕奈

郊廟

請以正冬至日祀圓丘議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慶展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禘祫議

遷廟議

立廟議

宗廟邊豆議

同前議

同前議

昭陵議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請以正冬至日祀圓丘議

唐紹

臣聞禮以冬至祀圓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
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晷度循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
是日一陽爻生為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
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為六旬之首一年之內
隔日常遇既非大會晷運未周惟揆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
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傳孝惠進奏

曰惟漏經南陸北陸並曰較一分若用十二日甲子即分一分未南極即不得為至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獨孤及

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世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名曰氏祖顓頊而郊鮪續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惟漢崛起黜帝豐其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為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其先細微故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成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遂以為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由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邵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高祖崇祀太宗獨之婁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膺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遵漢代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於豐公公公之不祀返古違道失孰甚焉夫追尊

景皇帝廟號太宗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隆於地平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謹稽禮舊文參諸夏殷周漢故事配食天帝之制請仍舊典謹議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長孫無忌

臣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以配天帝而伏犧五代本配五郊所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夫繼孝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今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為失旨又尋漢魏晉宋廢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

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
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
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祀配祠良為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
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
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
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
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丘之義自也又解宗武王六配勾芒之類
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朱君叔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伐紂
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諸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
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令焉既
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歟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
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五者故知各
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追貞觀並無
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
事入不經未足據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

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祖專配感帝
此即聖朝故事已有述遷之典取法崇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
皇帝締構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啓祚汾晉創歷聖之洪緒德邁發
生道符立極又代祖元皇帝增麟韞慶在道事周導濟發之靈源
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
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為國始
祖抑有舊章昔有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薄
故實奉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
玄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垂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
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業永
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

禘祫議

韓愈

右今月十八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
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
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

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
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在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
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求藏於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
主皆當合良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
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
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廢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
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
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廢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
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廟二祖猶在壇
墀之位況於毀廢而不祫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
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今一朝遷
之豈惟使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
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祫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
如在景皇帝雖為太祖於其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
饗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日獻懿之子孫也今欲

正其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
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
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
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
無其所廢祭則於禮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
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
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嚮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
者蓋自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
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
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嚮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
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當於其壇合祭其寡則是太祖所
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去手多比伸縮之會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
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
陛下以且議為有可采相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
或可疑臣乞召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今年夏四月禘饗于太廟太祖景皇帝東嚮之位升遷廟之位右伏
准今月十六日勅禘祫之祭禮之大者先有衆議猶未精詳宜更
令百僚議限至二十六日內聞奏者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
稱百順實受其福故曰萬物本乎天本乎祖以太祖始封之重
當躬祭東嚮之尊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饗嚴禋之極制也周
自后稷十六代至武王毀廟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列昭穆合食
無嫌漢之太上皇主乘于園寢尋置別廟是為屬尊故周漢皆大
祖之位正自魏至隋則虛其位魏明帝初以太白別廟未成故權
設對袷後有司定七廟之制太祖已下為昭穆二祫旋至三少帝
運移于晉冀以兄弟為代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帝至
安帝時然後征西至京兆四府君遷盡未及於祭運移于宋初永
和中疑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公卿傳議范宣請特築一室享汝
請屋朽乃止蔡謨亦請改築別室君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以征西
府君東嚮議竟不行宋齊梁陳比齊周隋悉虛其位以待太祖皆

以知祫其禮不申則自魏已降太祖列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
中立親廟四自宣簡公而下貞觀中立七廟六室自弘農府君而
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祖懿祖故自武德至于開元太祖在
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則東向之虛又非例也廣德二年將及殷祭
有司以二祖親盡當遷太祖九室既備其年冬祫於是正太祖於
東向藏二主於夾室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誤引蔡謨
征西之議以獻祖若東向懿祖為昭太祖為穆此誠乖疑倒置之
大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鮌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密以為
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於禹不先鮌安知說者
非啓與大康之代而左丘明因而記之耶向者有司以三主藏夾
室非宜則可闕殷祭非敬則可處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七
年冬太常上奏請下百僚僉議詔可其奏八年春有千頌等十一
六狀至十一年又詔尚書省集議有陸淳宇文炫二狀前後異同
有七家之說至於藏夾室虛東向遠遷園寢分饗祫祫加敬帝王
虞主而故卜瘞埋膚引滋多皆失禮意臣等審細討論惟置別廟

及附于德明興聖二說最爲可據明德興聖之廟猶別廟也等於
初立此又易行伏以明德皇帝於舜禹之際與稷契同功契後爲
殷向五百年稷後爲周逾八百年明德流光無窮啓皇運於後景
福靈長與天地準又獻懿二祖於興聖皇帝爲曾爲玄猶周人附
于先公之祧也此亦亡於禮者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祭之義禮文
祀莫重於是凡議同者七狀百有餘人其中名儒禮官講貫詩
熟宦於貞元八年蒙聖恩以博士徵至京師屬當會議時與程燾
劉執同狀十一年臣官備近侍不在議中乃今東叨睿獎獲貳宗
伯職業所守典禮是同研考古今盤踞愚管且敢以疑文虛說黷
陛下嚴敬重難之心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謹具條上伏惟聖
慮裁擇

藏夾室

右太祖已下毀廟主之所藏也今君以一祖之主同在夾室當禘
祫之際代祖元皇帝以遷主合食而二主留在夾室神靈何所依
耶或主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姑殿祭何如或去每禘祫時就鄉養於
夾室如合食何此其不可也

虛東向

右自魏晉方有太祖已上府君以備親廟曰太祖已下昭穆既列
太祖之上親盡皆遷然後正東向之位明不遷之重自魏至隋皆
以祖歷或遭離多故其禮未行故虛東向自武德後自觀開元加
廟數太祖尊位厭而未申故虛東向今九廟已備代祖已遷而議
虛東向則無其例此其不可也

園寢

右漢魏太上皇處吉居園寢之制近在京師故於遷主無有異議
今二祖園寢皆在趙州法駕撰儀經途遐遠此其不可也

分饗

右尊祖敬宗至當無二審禘合饗王者所先議者請常以獻祖受
祫太祖受禘五年之間迭居東向就如其說則當祫之時太祖固
序昭穆矣當禘之禮獻祖何所依也從古已來無此義例此其不
可也

埋壑

右議者引古者貴祖命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又埋虞王於廟門外之道左以爲比類彼主命幣王者既反告則無所用矣彼虞主用祭者既練祭則無所用矣不忍褻瀆故斂而藏之徹而埋之豈如粟主依神雖廟毀而常存之制哉此其不可也況兩階之間與門外道左皆祖廟也今則下瘞於子孫之廟於理安平此其又不可也必則謹具周漢太祖居東向魏晉已下虛東向并貞元八年十一月兩度會議一十八狀內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如前謹錄奏聞謹奏

立廟議

朱子奪

臣謹按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諸侯同五廟子駿議開七祖拜君降二鄭司農踵玄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波分塗並驅各相師祖咸敬其所習好同惡異遂令曆代祀祀多參老優劣去取曾無畫一傳稱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易去甲高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別嫌疑情微遠防凌僭尊君卑佐升降無舛所貴禮者義在茲

乎若使天子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所以同貴臣可以盪主名器無准冠履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戴記又稱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纔與子男相呼以多爲貴何所表乎愚以爲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義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附祖嚴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者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爲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虛位將待七百之祚焉遷方處無上依晉宋傍極人情於是八聖奏曰臣聞揖讓受終之后革命創制之君何嘗不宗親親之義篤尊尊之道虔奉祖宗致敬郊廟自義乘關里學滅秦庭儒雅既喪經籍堙殄雖兩漢纂脩絕業魏晉敢尚斯文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偏說是所見而起異端自晉迄茲多歷年代語其大略兩家而已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極

德莫踰匹夫之志制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為萬古之彝則臣等奉述盛旨討論往載紀七廟者實多稱四祖者蓋寡矣校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尚書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于寶之徒或學推碩儒或才稱博物商較古今咸以為宜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羣經之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尊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偏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焉况復禮由人情自非天墜大孝莫重於尊親厚本莫先於嚴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道祀及七代得加崇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可父之高義德薄者流卑實不易之令範百等參議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庶承宗之道興於理定之辰尊祖之義成於孝理之日

宗廟加邊豆議

崔沔

臣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制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汗樽抔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休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玄可存而不可測也祭礼主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爛熟玄樽犧象靡不再登於明薦矣祭而薦實於新味不尚藪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簋豆簠豐盈樽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饗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異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也著家祭禮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盡用禮之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祠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

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剖鮮擇美需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矢復何加焉但當申勅有司祭如神位無或簡怠勗增虔誠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祠典有所漏略皆詳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天不必加於薦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於簋豆古器也和羹時饌也饌於銅劍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時器故毛血饌於盤去酒盛於樽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所貴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薦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曷嘗人丹相宮之楹又刻其楠春秋書以非禮御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以越禮而宗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謹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今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猶望稍須廣大

臣竊據禮又有以小爲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整厯止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

同前議

章述張均同議

謹按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水草陸海三牲八簋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皆備薦矣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爲之節制使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老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又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十蕤則與祭祀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饗食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又曰饗有體薦宴有折俎杜元凱曰饗食有體薦爵酌而不敢有乾而不食宴則相與食之饗與宴猶且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又按周禮籩豆人各掌四籩四豆之實共供祭祀與賓客

所用各殊處此數文祭奠不同常時其來久矣且人之嗜好本無
馬准宴私之饋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非
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則不去也楚語曰屈到嗜甘有疾召
宗老而屬曰祭必以艾及祥宗老將薦艾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
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邊
豆脯醢則上下安之不著珍異不陳庶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
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也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
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邊豆有加豈能備也
傳曰大羹不致粢食不豐昭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事
神在於虔誠不求厥獻三年而禘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
風有采蘋采芣雅有行葦洞酌序以忠信神其捨諸若以今之珍
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向必師古簞簋可去而盤盃案當在御
矣韶謠可息而箜篌笙簧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興於
近代或出於蕃夷入耳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何觀欲為
求式恐未可也且自漢已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

此既常行亦是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且依典故率情變革人
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為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
以爵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父曰郊禘不過鬯
栗蒸嘗不過把握天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求備於物不求豐大苟
失於禮雖多何為豈可捨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
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
宗廟敢忘舊制

同前議

楊仲昌

臣按禮經祭法曰夫祭不欲煩煩則黷祭亦不欲簡簡則怠又鄭
玄云人生尚饗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及
後聖作為醴醑猶存玄酒示不忘古春秋曰類繁蕪藻之菜黃子
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又曰大羹不致粢食不豐此
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為上將儉約以表誠則
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乖禮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
所詳也易曰樽酒簋飯約自牖此明祭存簡易不在繁奢所以

一樽之酒貳簋之奠爲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體政
違則有紊是稱不經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薦爵則事非師古與
其別行新制寧如謹守舊章

昭陵議

權德輿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焚摧毀略盡其宮
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舊宮本在山上元無
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宮處修造所
奠又遠使人又爲改移舊制恐所見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僚
同商量可否聞奏朝議郎守尚書司勳郎中知制誥鑒騎尉賜緋
魚袋臣權德輿議曰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寢
寢陳衣冠自秦漢已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便殿雖廟若陵傍而
無必在山上不可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祀事所資
敬也繁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山上以便當時自野火
延燒行宮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縮板程功就險神道貴體或
非所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爲異况舊制既毀新宮宜修考於便

地可以經久所謂宜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爲易饗獻之禮是
資嚴恭本於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爲備故禮之言祭也水曰清滌
言其潔清滌濯也又曰不敢用常褻味所以交於神明也因茲列
井以備薦羞所謂潔而敬也凡舉事必以制度當否爲大而以人
力勞逸爲細若於事爲當又無所勞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
亦叶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宮有在山下者矣然則致敬來
格之義豈以山上山下而爲遠近耶且愚以爲但在柏城之內則
不去遠陛下精誠慎重詢及庶寮徒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

省試學生代齊郊議

韓愈

齊郊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蓬駿奔走以設
于其宮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
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蓬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
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負填闕而敬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
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
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

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進以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以不得其理矣今天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鬯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慮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指掌其事而墮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賤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然則

文粹卷第三十九

不可為己又況不知其舊哉考之於名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去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